



4-72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

DS                      Chang, Hsieh  
514                     Tung his yang k'ao  
  .3  
C45  
1846  
v.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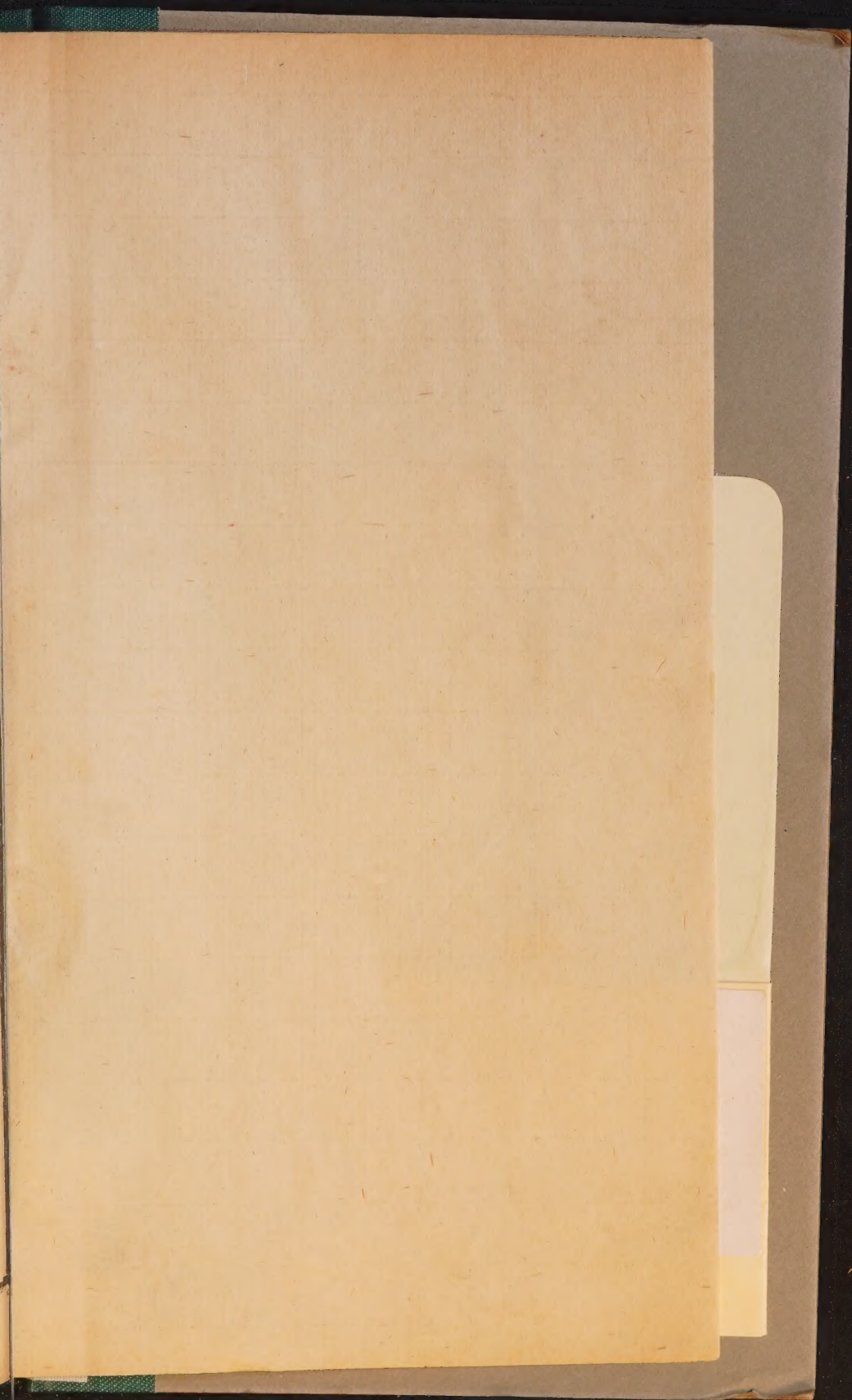
East Asia



東  
南  
洋  
考

卷七至卷九







東西洋考卷七

明龍溪張燮紹和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餉稅考

宋時發舶海上郡國有司臨水送之嘗登泉山見刻石紀歲月甚夥爾時典綦重云閩在宋元俱設市舶司國初因之後竟廢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閒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勾引爲亂至嘉靖而弊極矣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巡海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都御史朱紈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

DS  
514  
.3  
C45  
1846  
v.3-4



通都海禁漸肅顧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  
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徵貨固得稠載歸來貧者爲  
傭亦博升米自給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恣  
健有力勢不肯搏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爲亂潰裂以出  
其久潛蹤於外者旣觸網不敢歸又連結遠夷鄉導以入  
漳之民始歲歲苦兵革矣四十四年奏設海澄縣治其明  
年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  
西二洋蓋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羅  
諸國皆我羈縻外臣無侵叛而特嚴禁販倭奴者比於通  
番接濟之例此商舶之大原也先是發舶在南詔之梅嶺



後以盜賊梗阻改道海澄隆慶六年郡守羅青霄以所部  
雕耗一切官府所需倚辦里三老良苦於是議徵商稅以  
及賈舶賈舶以防海大夫爲政萬歷三年中丞劉堯誨請  
稅舶以充兵餉歲額六千同知沈植條海禁便宜十七事  
著爲令于時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稅有差名曰引  
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銀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二兩每請引百  
張爲率盡卽請繼原未定其地而限其船十七年中丞周  
案議將東西洋賈舶題定額數歲限船八十有八給引如  
之後以引數有限而願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其徵稅  
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船廣狹爲準其



餉出於船商陸餉者以貨多寡計值徵輸其餉出於舖商  
又慮間有藏匿禁船商無先起貨以舖商接買貨物應稅

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餉而後聽其轉運焉

西洋船面闊一丈六尺以

上者徵餉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東洋船頗小量減西  
洋十分之三陸餉胡椒蘇木等貨計值一兩者徵餉二分  
雞籠淡水地近船小每船面闊一尺徵  
水餉伍錢陸餉亦如東西二洋之例加增餉者東洋呂

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  
攜來卽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灣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  
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征後諸商苦難萬歷  
十八年量減至百二十兩每歲夏仲至秋中風汛屆期賈  
客揚帆歸抵海外經過南灣浯銅諸寨及島尾濠門海門



各巡司隨報餉館逐程遣舟護送以防寇掠竇欲稽察隱匿寶貨云自萬歷四年餉溢額至萬金列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萬有餘二十一年倭寇朝鮮聞以震鄰禁止通販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穀捕魚之引竟走遠夷中丞許孚遠深念之恐復爲變如嘉靖時移檄招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許駕回詣官輸餉如故事凡私通及壓冬情罪一切宥免於是越販商人胡臺謝楠等二十四船聞撫綏令皆駕船回灣二十二年餉驟溢至二萬九千有奇此因逆而順收之者也其後當事疑稅餉贏縮防海大夫在事久操縱自如



所申報不盡實錄議倣所在權關例歲擇全閩府佐官一人主之及瓜往還示清核毋專利藪而泉人以兵餉匱乏泉觀察議分漳販西洋泉販東洋各畫隴無相攙越欲於中左所設官抽餉如漳例漳郡守持之謂割漳餉以給泉兵則漳餉當匱且有不漳不泉寅緣爲姦者將柰何奏記力言其不可獨權稅不屬海防官聽上裁

詳文略曰本府軍需往往告匱

卽隆慶間開設船稅僅數千金萬歷間增至萬兩以此佐之猶且不敷動請司餉濟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稅至二萬餘兼以尺土寸田凡屬官者靡不括以充餉卽鐵鑪牛行渡船漁稅按無遺利始免仰給司牧然亦必盡數追完方克有濟見在十縣餉額共三萬七千七百九十餘湊船稅二萬餘大都六萬上下而水陸官兵月糧修船直器犒賞諸費歲不下六萬如二十一年禁海餉則括府縣帑藏支用豈有贏餘積藏於庫哉餉在漳則漳利餉在



泉則泉利其便均也漳餉匱則請在漳泉餉匱則請在泉  
其不便均也今欲東西洋分屬漳泉割漳餉以贍泉兵不  
惟漳之兵食無從措給從此私販之徒緣爲姦利不漳不  
泉東影西射公然四出不可究詰者又什百於昔日本府  
籌之未見善畫在彼於是漳泉分販議罷不行而上章請  
府計其無弊何如耳

改設餉館給關防會二十七年上大權天下關稅中貴人

高案銜命入閩山海之輸半蒐羅以進內府而船稅歸內

監委官徵收矣時議委三司首領一員與委官合管正稅外索辨方物費復

不貲諸虎而冠者生翼橫噬漳民洶洶賴有司調停安輯

之不大沸時郡守韓擢澄令龍國祿也三十四年有旨封閉礦洞各省

直稅課有司照常征解命甫下海內方忻忻舞而所在

稅監仍奏請轉解及辦進方物且言稅歸有司奴輩無所



事事乞召回于是旨紛出先後互異稅銀準解工部又總  
解稅監分進內庫方物準折辦又勅該監照舊辦進其布  
政司銀既彙解而稅監者又欲州縣有司徑解及代辦方  
物有司莫知適從紛然久之藩司具咨戶部請畫一而部  
咨回覆以藩司一邦之主若金花稅糧等銀何莫不由藩  
司而州縣敢于徑解乎近者南贛巡撫題奉明旨各處稅  
課都著類總解稅監分解應用是各處者指各省直言也  
類總解監者明命布政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  
解何須類總爲乎方物乃稅監芹曝之誠非有司貢獻之  
禮撫臣旣題準折辦及措處加平等費續奉明旨照舊辦



進並未有有司備辦之旨謹始慮終正在今日亟當移會  
該監備將歷來明旨開導其詳使知類總二字旨意昭然  
徑解之舉終屬悖謬矣自是議稍定當事復申前餉官之  
議以海澄洋稅原議輪委各府佐徵收但外府官遠來住  
劄非便而增設供應人役所費倍繁不若于本府佐刺五  
員歲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體爲  
宜當路報可於是本府官承委歲一更代云四十一年上  
採諸臣議撤案璫還詔減關稅三分之一漳稅應減萬一  
千七百當事悉罷五關雜稅獨以洋商羅大海之重利卽  
不減猶可支持僅蠲三千六百八十八兩然不可謂非聖



世洪洞之恩也夫賈人占風犯濤博十一於鱗介之國幸而取贏遠望故里關山欣同隔世有續命縷乃墨者既憑高攫之黠者豪者又從旁百計浚之情倍可憐當議蠲時主者曰孰使之走不測風濤與蛟龍爭命也比於征賤丈夫不必議此亦未足服商人之口要以弊竇開而無變計則中閹雖撤遺毒尚沿賦雖減猶未減惟是上下相維美意行其良法使害馬既去鯨泣長收縱蠲少猶多也四十四年推官蕭基署郡符蒿目商困條上恤商釐弊凡十三

事

看得海澄餉稅初僅三千其後增益至萬又加倍之迨中使專權始盈二萬七千近奉恩命減二分之一議減

三千乃蠹弊未滌輿害連遭商人羽毛剝落行道相戒給引日少將來餉額愈不可支及今不爲釐正上下交病安



所底止請先言其害而後規其便可乎一曰官害夫倉巡  
下屬逢船至營求差使如田夫逐鹿一有奉委驟以富名  
稱驗查而常例不貲稱押送而常例不貲稱封釘而常例  
又不貲夫餉船動載數千担旬日盤量不能殫其數卽賢  
者亦不克勝而况鼯鼠之腹止計充囊者乎又况浚者桀  
者賣放指嚇倍索常例之外尤有足未到船雖已充盈者  
乎故差官是瘠商之蝨賊也一日吏害夫衙役之橫無如  
餉館之甚上以當官下以蝕商報貨則匿其半而輸半直  
於吏書量船則匿其一而酬其二分於吏書喜則嘯虎怒  
則張鵠甚官壞而吏仍肥餉虧而書悉飽卑快入役同類  
分至慘獰異常故衙黨是殘商之蜂蠆也一日奸商之害  
夫一船商以數百計皆四方萍聚霧散之賓而聽命於商  
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頓指之柄先從外洋派斂衆商從一  
科十從十科百動稱使費代爲打點而市棍包引之徒分  
門別戶以相表裏衙胥狙獮之雄絲牽繩聯以相應和彼  
各艙之商拋命圖財詎堪魚肉有委貨於中流以求脫免  
者故積年操柄是削商之刀鋸也三害不芟將見吏書以  
積包者爲市包棍以船主爲市船主又以商梢爲市其究  
商絕民困餉虧計窮浸漸以往又不止今日之情形也爲  
今日計商人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諸蠹滅一分則省一



分之害釐弊拯急無出此二言矣謹據臆參訪輿論酌爲  
規條凡議十三以聽採奪○一議水餉水餉以樑頭尺寸  
爲定載在成冊而商人往往剋減尺寸官亦利其加增而  
重科之吏書人役百般詐索奸弊莫靖今酌以十月修船  
時餉官躬詣從腹闊處看量尺寸編記天地玄黃字號以  
某船往某處給引其同灣卽照字號規則依納水餉不必  
復量樑頭其約省商費固無量也在餉官雖以今年理來  
年之船然互相代稽事所宜然賢者自不惜以一勞而杜  
百擾今春除已駕發外議以今秋九十月始○一議復印  
信官單之規原給引時商船量報樑頭登引而本海道發  
印信官單一本發與商人以備登報各艙貨物遞送掣驗  
如所報有差錯船沒官物貨斤數不同貨沒官此厲禁也  
重以道印之冊至嚴崇也誰敢犯之邇因內監套官單付  
餉館書吏命各商先替草單吏書從中任其加增商欲不  
減報貨物不可得者是穢叢也合無請復舊規將道印官  
單於請引時發下商人令諸在船散商親填貨物多寡如  
不能書者卽寫代筆某人與主商樑頭闊狹備造官冊隨  
送隨驗隱報者如律究治亦釐弊清商之急務也○一議  
出水免委官驗船洋船多以百計少亦不下六七十隻列  
艘雲集且高且深委官二員竭力莫勝適以飽索常例止



矣而奸商藉經驗獲送之名益便於放膽犯載是滋害也  
夫一船一商主司之即散商負載而附者安能逃其耳目  
合無專責一人仰船至親遞甘結同港諸船主共相保結  
嚴以一體連坐之律又廣開首舉之門能首實者給重賞  
如此責命必鮮有犯者而出水雜費杜矣商已當受其利  
矣故委驗之官斷可已也○一議入港先委官封釘封釘  
前無此例近年始有之防漏貨也然酒泊洋波何地不可  
匿載何必入港而封之適以飽官差之需索乎只宜嚴禁  
地方套小艇先出海外接載餉貨須命巡欄灣甲之人防  
之然假巡緝名色駕船者多是漏載之奸應示禁巡欄灣  
甲之船在大担內者只就海畔瞭望不許近泊商船在本  
港者從溪邊巡視不許在商船邊往來倘商船登岸止用  
小艇渡載而梭檢有夾帶貨者究沒其巡欄灣甲人役如  
三五成羣生事指騙者亦究治此法三令五申未必不可  
以杜漏貨而蠲商害也○一議禁加起夫匿貨漏稅應盡  
沒官律有明禁至稟稟也自有加起之名而商入始不得  
實報畱其餘以待加起於是明用錢少暗用錢多如報道  
本船一千担共加起作一千二三百者有之甚則加起作  
一千五六百者有之是官與商爲市也此加起者歸何手  
乎而考成徒以虛報故事登冊宜額餉之虧失也合無照



舊規貨物逐一開報有加起者以漏貨論大書告示使民  
遵守商貨盡數開填餉額必有羨無失即船寡之年無虞  
乏矣故革絕加起與櫟頭加增者並禁於以絕乾沒杜衙  
蠹足國餉有三善焉○一議驗船後船貨二稅船貨二稅  
俱從在船貨物多寡精粗勻科命船商自稱以防船主多  
科之弊邇因有常例有加增有菓子銀有頭繫費名色不  
等俱從商首取給任其科索東洋船有斂三百餘金者西  
洋船有斂四百金者悉歸商首操縱不止餉一費一甚餉  
一而費二矣衆商爲喉主商爲腹怨聲載道率此之由自  
今以後合無容船商自納自稱徬收糧銀之法投入櫃內  
商首不得科索止命銀匠數人驗銀足色限十日內通完  
違限者方指名差追不得混票更嚴禁管餉收餉人役指  
索情弊亦蘇小商而杜奸商之一端也○一議禁包引給  
引時積年市猾每包引包保至五六船者串慣主商倡  
言給引費至數十兩而後來諸商自給引者只得如數出  
費彼且從中瓜分及船回銷引時又倡言費銀數十兩而  
後之銷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又從中瓜分此輩坐富作  
奸已久甚至捏名給引虛造鄰結將引移東轉西賣與越  
販如朱彩德等其證也近略訪鄭心齋等究治外今後引  
從商人自給保取里鄰實保無容包同衙役作弊犯者重



治以清市猗○一議洋船隨至隨驗以便起貨海舟入澳  
跋涉久而幾壞裝載重而甚危而巨颶時作覆沒堪虞乃  
衙門吏胥不飽欲壑不為稟驗以致風水巨測閣破濕漏  
如前年之秋可鑒也自後船至即行抽驗限以三日為期  
不得踰期刁難違者究治所謂早一日得一日之便者也  
○一議蘇游兵之害洋船啓行既有經館驗船經縣蓋印  
拖引出洋法綦密矣何必更用廈門司蓋印復添設浯銅  
游之盤詰乎夫盤詰所以防四月後踰期之船杜越販也  
今一槩嗜為利孔盡行畱難總哨目兵次第苞苴藉聲捐  
詐阻滯拖延是費商也亦厲商也合請示禁○一議復失  
水壓冬之船免徵餉銀失水者人貨俱付之奔濤而勒追  
者復向迫之誅求其家人父于於斷腸招魂之餘株連親  
黨波及侶傍此近日之苛政也自今以後如失水被劫之  
情形既覈同港鄰灣之公結不虛應宜寬免以恤游魂至  
壓冬而索水餉者向無而近有之為不無假道走倭之虞  
耳然多有中途飄泊歸來無期者應從寬免如不得已干  
餉乏時只宜先徵一半畱其餘以待來歸不得一槩并索  
則舊規所宜酌復者此為亟矣○一議洋餉充額以六十  
船為率夫每年徵輸大似貢法無論歲之豐缺船之多寡  
廣收不益數詘不減何不平也今約餉館六十隻即可足



額其溢出者隨多寡申報徵銀儲府以備公用或畱異日  
補乏之資逐年仍送查盤以便稽實如每年船出六十下  
者亦少然就給引之時可量酌之取數果少不過從西洋  
呂宋二處船隻稍稍增補權宜申請以無失額亦不爲厲  
此乃萬一之遇在司餉者相機裁之耳○一議餉館吏書  
餉館吏書舊從府撥吏二書四而中閒幫附不知其幾矣  
乃司餉官勢不能不攜人役跟用此皆賸商之膏而蔽上  
之窠也且府役權難約束不無掣肘之形若本役獨爲任  
使適多駢指之累矣合無餉吏二名自本府發其書手卽  
就餉官衙役取去止許四名而止庶鈴束自由功罪有歸  
而衙黨亦差汰矣○一議禁主商科斂方物近查蔡美一  
船簿開出方物銀百十兩而冊載僅半之餘蓋未可量算  
矣且物貨原有定價聞平易之未聞其酷索之也總之官  
市一吏書市二矣書吏索一主商又斂二矣重重徵削皆  
商膏也應宜切禁船主不得藉此項名色科斂衆商卽有  
應用之貨平交公買其價直載在成冊可依不然中使藉  
上供之名窮搜異貝哀號方熄可令人分守參知洪世俊  
已去而弊猶踵乎何得不就今釐革也

力贊之條上中丞臺若直指悉報可俾垂令甲舶事有重



大難決者悉詣府決之而餉大夫亦凜凜奉德意惟謹賈人子各得意去譬之旱魃之後而登泰岱值觸石之吐雲矣若通倭之禁向歲稍弛廷臣章數上近乃歲歲申飾犯者戮不待時然禁嚴而倭患尙劇此又司關者所不得問也

### 水餉

萬歷三年提督軍門劉詳允東西洋船水餉等第規則

時海

防同知沈  
權議詳

船闊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稅銀五兩一船該銀八十兩  
一丈七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五兩五錢一船該銀九十三兩五錢  
一丈八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六兩一船該銀一百零八兩  
一丈九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六兩一船該銀一百零八兩



銀六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二十三兩五錢二丈以上	闊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一船該銀一百四十兩二丈一	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五十	七兩五錢二丈二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八兩一船	該銀一百七十六兩二丈三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	八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九十五兩五錢二丈四尺以	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一船該銀二百一十六兩二	丈五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五錢一船該銀二百	三十七兩五錢二丈六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十兩	一船該銀二百六十兩販東洋船每船照西洋船丈尺	稅則量抽	十分之七
-----------------------	-----------------------	------------------------	-----------------------	-----------------------	-----------------------	-----------------------	------------------------	-----------------------	-----------------------	------	------

陸餉

萬歷十七年提督軍門周詳允陸餉貨物抽稅則例

萬歷三年

陸餉先有則例因貨物高下時價不等海防同知葉世德呈詳改正

胡椒每百斤抽稅銀二錢五分象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一兩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五錢蘇木東洋木小每



每百斤稅銀一分八釐	斤稅銀一錢六分	斤稅銀一錢六分	每百斤稅銀二分	每百斤稅銀一分	絹每百斤稅銀一分	風子每百斤稅銀二分	嘉文席每牀稅銀五分	一分二釐	每百張稅銀八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錢鶴頂每十斤上者稅銀一兩五錢次者稅銀一錢四分	燕窩每百斤白者稅銀一兩中者稅銀一兩六錢下者稅銀一兩八錢	者稅銀三兩二錢中者稅銀一兩六錢下者稅銀一兩八錢	稅銀六錢	一錢六分	三錢四分	奇楠香稅銀二錢八分	者每百斤稅銀二錢五錢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五分	百斤稅銀二錢五錢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五分
每百斤稅銀一分八釐	番藤每百斤稅銀五分	黑鉛每百斤稅銀四分	牛皮每百斤稅銀四分	白藤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四釐	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	番籐簾每牀稅銀一分	每千枝稅銀三分	黃蠟每百斤稅銀四分	子縣每百斤稅銀四分	每百斤稅銀八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一分八釐	紫檀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	番藤每百斤稅銀五分	黑鉛每百斤稅銀四分	牛皮每百斤稅銀四分	白藤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四釐	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	番籐簾每牀稅銀一分	子縣每百斤稅銀四分	每百斤稅銀八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一分八釐	紫檀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	番藤每百斤稅銀五分	黑鉛每百斤稅銀四分	牛皮每百斤稅銀四分	白藤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四釐	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	番籐簾每牀稅銀一分	子縣每百斤稅銀四分	每百斤稅銀八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每百斤稅銀六分



[illegible]



花草每百斤稅銀二錢  
黃絲每百斤稅銀四錢  
甘蕉鳥每個稅銀一分  
稅銀二錢  
錢銅每百斤稅銀五分  
油麻每石稅銀一分二釐  
錦鮐魚皮每百張稅銀四分  
排草每百斤

萬歷四十三年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漳州府議東西二洋  
稅額貳萬柒千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今應減銀叁千  
陸百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尚應徵銀貳萬叁千肆百  
兩貨物抽稅見行則例

胡椒每百斤稅銀二錢一分六釐  
象牙成器者每百斤  
稅銀八錢六分四釐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四錢三分二  
釐  
蘇木西洋檀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四錢三分二釐不  
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二錢七釐  
奇楠香每斤稅銀二錢  
四分二釐  
犀角每十斤花白成器者稅銀二錢九分四  
釐烏黑不成器者稅銀一錢四釐  
沈香每十斤稅銀一  
錢三分八釐  
沒藥每百斤稅銀二錢七分六釐  
玳瑁



每百斤	稅銀五錢一分八釐	肉豆蔻	每百斤	稅銀四分	
三釐	冰片	每十斤	上者	稅銀二兩七錢六分五釐	
中者	稅銀一兩三錢八分二釐	下者	稅銀六錢九分一釐		
燕窩	每百斤	白者	稅銀八錢六分四釐	中者	稅銀六錢五釐
下者	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鶴頂	每十斤	上者	稅銀六錢四釐
五釐	三分二釐	次者	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華撥	每百斤
鹿皮	每張	稅銀六分九釐	黃蠟	每百斤	稅銀五分五釐
被褥	每牀	稅銀一分九釐	子縣	每百斤	稅銀三分四釐
布	每疋	稅銀七釐	孔雀尾	每千枝	稅銀二分七釐
席	每牀	稅銀一分二釐	嘉文	每牀	稅銀四分三釐
番藤	每百斤	稅銀一分七釐	阿片	每十斤	稅銀一分二釐
橫榔	每百斤	稅銀七分三釐	大風子	每百斤	稅銀一分七釐
交趾	每百斤	稅銀一分七釐	水藤	每百斤	稅銀一分七釐
牛角	每百斤	稅銀一分四釐	牛皮	每百斤	稅銀一分四釐
烏鈴	每百斤	稅銀一分八釐	番藤	每百斤	稅銀四分
番錫	每百斤	稅銀二分二釐	烏木	每百斤	稅銀一分五釐
紫檀	每百斤	稅銀一分六釐	紫標	每百斤	稅銀一分六釐
珠	每百斤	稅銀五分二釐	柴標	每百斤	稅銀一分六釐
降	每百斤	稅銀四分三釐	番米	每石	稅銀八分六釐



每百個	銀五分	分七釐	釐沙魚	每百斤	銀一分	每百斤	銀一分	分六釐	筒每百斤	錢七分	海菜每百斤	錢一錢	一錢	二釐	每百斤	稅銀一錢	一釐	百斤	分一釐	香每百斤
稅銀三分	二釐	沙魚	俾皮每百張	稅銀四分	二釐	稅銀四分	稅銀四分	安息每百斤	稅銀一錢	三釐	每百斤	每百斤	三分	畢布每疋	稅銀五分	乳香每百斤	稅銀一錢	血碣每百斤	稅銀三分	
四釐	三釐	俾皮	張稅銀五分	四釐	四釐	張稅銀五分	張稅銀五分	每百斤	錢七分	虎豹皮每百張	稅銀二分	蘆薈每百斤	稅銀三分	正稅銀五分	番金每兩	每百斤	錢五分	每百斤	四釐	
每百斤	四釐	尖尾螺	每百個	稅銀五分	九釐	棕竹每百枝	稅銀五分	蘇合油每十斤	錢四分	沒石子每百斤	稅銀一分	椰子稅銀一分	阿魏每百斤	鎖服每百個	正紅者稅銀一分	丁香	每百斤	稅銀一錢	白豆蔻每百斤	
每百斤	四釐	丁香枝	每百斤	稅銀一分	四釐	螺吧每石	稅銀五分	暹羅紅紗	錢五分	蘇合油每十斤	稅銀一分	沒石子每百斤	稅銀一分	阿魏每百斤	正紅者稅銀一分	丁香	每百斤	稅銀一錢	孩兒茶每	
每百斤	四釐	惜陰軒叢書	每百斤	稅銀一分	四釐	螺吧每石	稅銀五分	暹羅紅紗	錢五分	蘇合油每十斤	稅銀一分	沒石子每百斤	稅銀一分	阿魏每百斤	正紅者稅銀一分	丁香	每百斤	稅銀一錢	孩兒茶每	



明角每百斤稅銀三分四釐  
 鹿脯每百斤稅銀三分四釐  
 馬尾每百斤稅銀九分  
 礦土每百斤稅銀九釐  
 油麻每石稅銀一分  
 錦魴魚皮每百張  
 排草每百斤  
 黃絲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柑蔗烏每隻稅銀九釐  
 油魴魚皮每百張  
 排草每百斤  
 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錢銅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

別有貨物先年無開載者今依時估附記于後

哆羅噠每正紅色稅銀五錢一分九釐餘色每正三錢四分  
 番鏡每面稅銀一分七釐  
 番銅鼓每面稅銀  
 八分七釐  
 紅銅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爛銅每  
 百斤稅銀八分七釐  
 土絲布每正稅銀一分六釐  
 粗  
 絲布每正稅銀八分七釐  
 西洋布每正稅銀一分七釐  
 東  
 京烏布每正稅銀二分  
 八丁蕎每百斤稅銀一錢正  
 青花筆筒每個稅銀四釐  
 青琉璃筆筒每個稅銀四釐五  
 毫  
 白琉璃盞每個稅銀四分  
 草席每正稅銀一錢正  
 琉璃瓶每個稅銀一釐五  
 驚哥每個稅銀三分  
 草席每正稅銀一錢正  
 漆  
 百斤稅銀二錢  
 紅花米每百斤稅銀二錢九釐  
 漆  
 百斤稅銀一錢  
 馬皮每百張稅銀一錢  
 沙魚翅  
 皮每百張稅銀二錢  
 猿皮每百張稅銀一錢  
 沙魚翅



萬歷四十五年督餉通判王起宗呈詳番舶載米回港徵

稅如西國米例

詳文略曰海澄洋稅上關國計盈虛下切商民休戚職日夜兢兢惟缺額病商是懼

稅如西國米例詳文略曰海澄洋稅上關國計盈虛下切商民休戚職日夜兢兢惟缺額病商是懼  
然變態多端有未入港而私接濟者有接濟後而匿報者  
甚欲弁其稅而減之者卽今盤驗數船除物貨外每船載  
米或二三百石或五六百石又有麻里呂船商陳華滿船  
載米不由盤驗竟自發賣問其稅則曰規則所不載也訪  
其價則又夷地之至賤也夫陸餉照貨科算船盈則貨多  
貨多則餉足今不載貨而載米米不徵餉不費而獲厚利  
孰肯載貨而輸餉乎誠恐貪夫徇利後不載貨而載米國  
課日以虧也查規則內番米每石稅銀一分二釐今此米  
獨非番地來者乎今後各商船內有載米五十石者準作  
食米免科凡五十石外或照番米規則或量減科徵庶輪



納惟均而國  
餉亦少補也

督餉職官

本府海防同知相繼署稅務凡七人

羅拱辰

廣西馬平人舉人隆慶三年任清軍同知後以才

稅銀若干築城圭嶼城凡八面以象八卦名曰神龜負圖

其後率官吏民惜之萬歷開城爲豪所毀驅其石去至今

海波微警始議更築  
轉思羅公之勲矣  
沈植  
湖廣臨湘人萬歷元年任三年當路請船舶稅以充

兵餉公條海稅禁約十七事當路才之後擢廣東

憲  
周裔登

廣東南海人辛未進士萬歷七年任  
後擢部員外郎民有平恕之思

姚應龍

浙江慈谿人舉人萬歷十三年任公磊魄  
多英御事曾有成局後中讒去竟視名宦



葉世德

浙江温州人舉人萬歷十七年任後擢王長史

王應乾

廣西馬平人舉人萬歷二十年任

舒九思

浙江奉化人舉人萬歷二十一年任久之論劾罷去當路始疑舩政為防海大夫私物而輪管之議

起矣

各府佐貳官委署餉務只一人

趙賢意

浙江東陽人乙未進士授邵武府推官以能聲最諸郡來督漳餉時萬歷二十六年也未幾中貴人

橫操利權各府佐遂罷遣

本府佐貳官輪署餉務凡十二人

事歸有司後議以本府輪管不復借材他郡

杜獻璠

南直上海人舉人清軍同知署三十四年餉是時商人稍脫稅璠之苦而公華胄起家不妄取弓擢

宗正大夫人為立碑郡人副使鄭懷魁撰○侯展驥霞中濯鱗海甸虞廷九載漢吏任專夜燭清凝晨鳥化警軍籍

東西羊考卷七

古

惜陰軒叢書



清核而轅門無脫巾之號考校貞嚴而楚庭無冤王之恨其最著者督餉吾澄率多惠政彼逃命于龍堆鱗谷之險爭息于蝸角蠅頭之間者得侯如得艾也單車詣船城社塞漁獵之寶諸餉投櫃豪猾絕乾沒之階馬如羊金如粟箕歛幸見息肩門如市心如水貂璫為之奪氣貨無逗遛商稱便利南陽杜母政在今日如晦王佐不蔡可占矣茲擢宗正大夫行以親民者入而展親以佐郡者轉而佐國又豈特一方之惠向陽之春也耶鄭儒功成宜播輿人之誦羊祐德厚永垂峴首之思共勒貞珉爰誌不朽

沈有巖 南直宣城人舉人海防同知署三十五年餉公強直自遂風骨稜稜而船政乃更平易賈人安之

鍾顯 江西南豐人舉人督糧通判署三十七年餉公門署三十六年餉後被劾罷去

陳欽福 江西南豐人舉人督糧通判署三十七年餉公門署三十六年餉後被劾罷去

呂繼梗 浙江新昌人舉人督糧通判署三十七年餉公門署三十六年餉後被劾罷去

周至嘗 陳餉事十議兩臺命懸象魏以示來茲商人立石頌德○郡人宮保尚書戴耀撰○夫澄東南偏一蒞也民



故鮮耕種之饒以海爲田始歲輸不踰九千旣中使至竭  
澤漁矣民安土任貢猶將撫其凋敝况危生以供上乎必  
實與以長便俾上不病國下不病商可永垂無擾者而後  
爲軫念之至若我呂侯其人已侯淞東之博聞有道術者  
也爛于經濟聲華雋然倅漳未替月而案牘神恬萑苻迹  
埽當塗者廉其賢屬之餉務當是時也澄雲霓侯而侯亦  
雨露澄曰風濤巨測東西岐島有發不及至者至不及返  
者返不及有貨者餉其能如額乎卽可如額而諸爲餉病  
者弊竇種種計餉則不得不計弊矣蒿目焦思條其款十  
上于兩臺藩臬皆報可而侯得一意行之諸不便國不便  
商者一切報罷于是船得從實報報得從實驗驗得從實  
納有不督責而自輸者較曩額加溢焉餉事竣商人私相  
告語曰呂侯十法吾商人生命也創行利可近習行利又  
可遠易人而行易紛異時而湮又易廢且奉公者所便抑  
又營私者之所不便也以爲便戢不上下鼓以爲不便方  
圓左右畫矣吾儕何知梗商者惟恐一日興便商者惟恐  
一日廢耳遂相與叩臺使者請曰得此法與買船常相維  
不惟議法者德抑亦主行法者德也夫法少不便必有尼  
之者今而後俱得請也長便可知已以燭弊如鏡照以釐  
奸如剗犀以稟積猶如立之冰谷以便賈航如負之春暄



以垂憲來茲又如衡之平輕重低昂咸取則焉石可泐此  
法不可朽也爰勒貞珉以貺來者其十法劃然夫已另編  
之餉署之前侯字思櫛由鄉進士兩令邑三守州今任清  
漳別駕其世家尤多顯仕云

龔朝典

湖廣臨湘人舉人海防同知  
署三十九年餉以墨論罷

張應奎

湖廣蘄水人甲辰進士推  
官署四十年餉後卒于官

邵圭

浙江餘姚人舉人清軍同知署四十年餉公長  
才亮識傾心儁流其督餉自足額而外多從寬政

商人德之立碑頌美後左遷商人無貧富悉致厚贐公好  
語謝卻之商人流涕而別○郡人御史林秉漢撰○閩古  
澤國也澄之賈淫於海指南所至累譯而通紫貝文甲之  
玩異香華蟲之奇耀宇內而飾天府歲益縣官芻輓費九  
千緡中貴人至倍征三之幾與中原大都會埒矣緹騎絡  
驛畫攫方物冰蠶火浣不盡入內供而以資旁獵市豪猾  
胥又橫吸焉茫茫大壑眞成苦海孰駕慈航而濟之者則  
邵侯其烈哉侯奕世載德家著宦譜先司寇名蹟彪炳玉  
昆金友淵源漸矣頃廣德最還貳吾郡郡即繁劇乎而咄  
嗟治辨賈其餘力旁兼數篆捷舉若承蜩當道嘉之更以



澄餉屬侯侯甫視事詳詢商民便苦有虎翼狐假藉上供  
 而恐魚肉者乎有積猾作奸乾沒不可詰者乎有誣越禁  
 臺諸蠹病商者悉屏絕永勿令蹂躪衆悉感悅歌何暮焉  
 屆期風便浪恬羣艦雲屯侯隨至隨閱以所報簿書爲徵  
 以所頒衡尺爲準要以歲輸如額而止毋增羨毋苛責毋  
 淹時日毋繁訟牘有歿而逋餉者憐其孥勿督賦自登而  
 下不擾一切駟猶孰得侵牟其閒爲商患苦者哉君子是  
 以謂侯識之朗也其於利病靡不晰也才之瞻也其於紛  
 糾靡不解也守之勵也其於膏脂靡不淨也惠之普也其  
 於卵翼靡不周也蓋貳郡而理兼篆而理署餉而又理使  
 人並歌舞而尸祝之異時足要津而手盤錯將與先司寇  
 伯仲輝映何必減驃騎哉余里居聞侯政最稔而商民乞  
 余言勒諸石夫餉署若傳舍然閱人多矣幾能令萬心悅  
 而萬口頌者而于侯獨著然則直道何嘗不在人而上之  
 馭之者與其賄而沒沒何若使碑紀之以表好  
 垂以不朽也余不文爰次口碑紀之以表好  
 德之公且勸後之受餉事者知所慕尚云爾  
 盧崇勲  
 廣東增城人舉人海防同知署四十二年餉公蒞  
 事清謹既滿人爲立碑○邑人御史周起元撰○



聞之利器非盤錯弗顯而剗犀斷蛟則純鉤之用始神澄  
故難數也民以海爲禾猶穡人以禾爲禾當連轡結艘相  
載而歸持籌不煩以供上方額易耳不者而難易半或  
期至而洋船有至未至或過期乃至猶可東支西補雖煩  
籌而額無虞不足何居乎澄今年餉也澄船每乘鬻發去  
乘薰來是年七月將望薰風變爲淒其船至僅什之二徵  
輸幾何望後稍鱗次至而餉篆改委之議下矣議未定爲  
八月五日是夜異風挾雨怒號無一刻停空中如簸詰朝  
視之技木發屋而數十萬洋貨一颶立盡傷哉舟待颶乎  
颶待舟乎公冒雨亟省之災民逆首雨衣環公泣公亦泣  
取馳檄請蠲顧上額近奉明赦業減三分之一而必復減  
之不益難之難乎雖巧婦安能噓無煙之銚烝無米之炊  
也公毅然曰事不辭艱且惡乎辭之則亟按本年籍常例  
秋毫弗入正賦抄忽勿漏一切均輸以佐餉額則覆按往  
年籍點者每久逋殷者母倖免一切竝徵以佐餉額則豫  
按來年募商人量徵水餉將來船至免重徵蓋其始民若  
勒礪既而知上額之必不可減催科之卽爲撫字衮甫之  
歌已繼靡裘而作矣嗟乎大盈內貢山賦海視彈丸餉緩  
太倉稊米耳夫烏知公固粒獲寸掇稊米而登之太倉乎  
哉是月也感發又至而賦成清風雨袖飄然還署令治辦



人人如公豈憂難事哉蓋公所難與易所難者如此其他治狀已載口碑中茲不具贅

江一雷

通判署山東卽墨人例貢督糧

巨建經

廣東汝源人歲貢督捕

王起宗

應天上元人官生督糧通判署四十五年餉公溫

人謀爲立碑○郡人會魁林茂桂撰○環寓等商也獨澄  
之商船民閒釀金發餘艘與諸夷相貿易以我之綺紈磁  
餌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爭趨之第其出也  
凌颶破浪與天吳九首博命其返也頭會箕斂不勝噬血  
吮膚之慘是以人又爭患苦之視中土之商輪械優游利  
害勞逸奚啻霄壤理餉先屬海防今議於郡佐中歲委一  
員稱曰餉館歲丁已我王侯以半刺承檄理其事侯金陵  
世家也才若流雲慧若然犀一覩簿單習中便自了了接  
諸商務節省簡便如舳舻初進港苦驗發稽遲未免漂損侯  
登時往驗風雨不辭便躬覈斯寶隨塞便二今歲紅毛酋爲  
請驗乾沒無算侯既躬覈斯寶隨塞便二今歲紅毛酋爲  
梗船貨被掠僅存其半餉若全徵其誰堪之侯就中量派



許其半徵便三至久番漏報法應株及巡船沒官侯只著  
漏者充完餉額不用桁楊便四其餘藉口上進方物減值  
強市額外橫征者一切明禁便五開有全舟覆沒往時征  
餉如故侯廉其實狀務從寬恤便六蓋侯心切惠商而拘  
束左右甚嚴檢防宿蠹甚周是以諸商議伐貞珉以紀不  
磨而介不佞一辭也蓋侯嘗署余邑矣其為政勤而疆練  
而密簡而不煩刑罰平恕罔不沐浴其膏露者夫圭海之  
商卽梁山之民也民有去思商有忭舞侯豈特無忝官常  
直不負家聲哉宜為頌頌曰大海東匯濤涌波沈島夷碁  
列氣霧滌淫念此海賈趨險莫禁一葉為畝指南為針濟  
邊取給匪今斯今不畏鯨侮而畏漁侵天惠此邦屏星聿  
臨琉璃為照香蓮為心汎汎者船其至如林一切豕生波  
羅蜜酣歡呼告語我席我衽虎蓋齊高龍門炮深召公是  
似芾棠載陰刻篆豐碑後來所欽

### 公署

督餉館

在縣治之右卽靖海館舊基嘉靖四十二年新設  
海防改建為海防館萬歷開船餉輪管因改為督

餉館○四十五年通判王起宗以餉館驗船舊往廈門廈  
門無駐劄處所議於圭嶼再建公館一區於驗船為便奏



記申請其略曰商船出海向屬渚銅官兵于廈門盤驗始  
放開駕近改委各館輪驗職冬春之閒已驗放出洋身履  
其地始知不便者三故易地設館之議不得不爲之請也  
夫廈門原隸泉州爲渚銅汛地職等非隨波上下者比必  
駐公館方可議盤廈門原設參府海防二署當洋船開駕  
正春汛防海之會參府及泉州防館駐劄職詣其地既無  
空閑公廨又難借擾民居不便者一况漳州官遠涉泉境  
既非所轄之地又無服役之人勢難單騎裹糧而跟隨人  
役不下數十人若渙散民居殊非關防體統不便者二且  
本府至廈門兩經潮汐衝突波濤一遇風則輕舟難汎時  
日稽遲商船不無耽閣不便者三職往來洋上相地度形  
圭輿一山浮于海口環山皆海適在中央乃商船必由之  
路又澄邑所屬之區且今築造城堡其上添制兵船其下  
職議于圭輿設立公館將來盤驗卽駐本嶼船之出洋也  
既可稽查船之回港也亦便瞭望不越出于他境不阻隔  
于風濤雖易地不同及議察則一此職目擊而身歷者俯  
候詳示另議設處估計工料  
覆詳亦一勞永逸之計也

論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此周制也漢時商各以



其物自占率二千而算一輶車二算船五尺以上一算匿  
不自占占不悉沒其緡錢告者以半畀之從此網綦密矣  
市舶之設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中國而商於夷  
未有今日之夥者也夷人來市似乎以逸待勞然鱗介窺  
我版圖紛然其擾不若自此之彼境內永清開舶以來垂  
數十載權額之時贏時縮權司之誰濁誰清權政之遞因  
遞革據牘覆按抑可深長思矣



東西洋考卷八

明龍溪張燮紹和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稅璫考

高案者順天文安人也幼給事上前累遷御馬監監丞先是大學士張位以國帑虛耗請開採以充邊儲比三殿之役於是四方言利之徒奸弁積猾率上章請遣中貴出督礦歲輸巨萬萬足供大工又徐及權稅上俞其議廷臣爭之強不能得也燕山衛指揮馮綱千戶胡志嗣請以案使閩帝命案往閩自市舶鎮守先後報罷四封老稚久不識貂璫爲何物比案銜命南下金鉦動地戈旗絳天在在重



足莫必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惡少年無生計者率望羶而喜營充稅役便覺刀刃在手鄉里如几上肉焉案在處設關分遣原奏官及所親信爲政每於人貨湊集置牌書聖旨其上舟車無遺雞豚悉算然稅額必漳澄之賈舶爲巨案躬自巡歷所過長吏望風披靡漳守韓擢每股掌玩之澄令龍國祿者強項吏也分庭入見案不爲屈嚴約所部不得爲案驅使每事掣肘不令飛而食人案遣人詣令白事其人輒張自豪國祿庭笞之案在郡恚甚欲具疏劾其阻撓韓守謂案曰澄故習亂所不卽反者以有龍令在也倘令危民何能卽安激而生變若亦豈有賴焉案氣奪而



止自後每歲輒至旣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設于圭嶼旣  
開稅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闌出入廣搜捕稍不  
如意并船貨沒之得一異寶輒攜去曰吾以上供三十年  
賈舶還港案下令一人不許上岸必完餉畢始聽抵家有  
私歸者逮治之繫者相望于道諸商噉噉因鼓譟爲變聲  
言欲殺案縛其參隨至海中沈之案爲宵遁蓋自是不敢  
復至澄其開採之役漳龍巖亦與焉案不論有礦無礦但  
與富人廬墓相連處輒命發掘必飽行賄乃止其應開之  
山聚徒躍冶竟得不償失虛糜縣官爲名而已三十二年  
澄商潘秀郭震等攜渤泥國王文以和闐夷求市爲請稱



渠錦囊所載舊浯嶼元係彼國通商處所乞脩故事夷舟  
徑趨澎湖當事者嚴絕之紅夷則遣人厚賂案大將軍朱  
文達者與案厚善嘗以其子爲案乾子案謀之文達曰市  
幸而成爲利不貲第諸司意有佐佑惟公圖之文達喇喇  
向大吏言紅夷勇驚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  
禦其鋒不如許之案遣閩之範往報夷因索方物夷酋麻  
韋郎贈餉甚侈并遣通事夷目九人赴省候風未行參將  
施德政已奉憲檄遣沈有容諭夷無爲細人所誤德政整  
兵料羅少候進止麻韋郎知當事無互市意乃乘風歸案  
竟上疏爲夷乞市上俞中丞及御史言置璫疏不納海上



人悉北向稱萬歲案聞之頓足曰德政乃敗吾事蓋從此  
思甘心之矣明年德政擢神機營右副將軍後軍都督文  
達私語案如許歸裝悉異香大貝案心動遣數百人邀之  
途掠其裝以去旣胝篋無他長物始遣還三十四年上命  
封閉礦洞諸稅咸歸有司璫威勢稍殺然已屢擢太監賜  
緋魚服其在會城築亭臺于烏石山平遠臺之巔損傷地  
脈又于署後建望京樓規制宏壯幾埒王家諸棍受案意  
指諷人爲立碑平遠臺頌案功德恬不爲怪原奏官魏天  
爵林宗文百計媚案由是得幸忽進一方云生取童男女  
腦髓和藥餌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種子案大喜多買童



稭碎顱剝腦貧困之家每割愛以售惡少年至以藥迷人  
稚子因而就案倖博多金者稅署池中白骨齒齒嗣買少  
婦數人相逐爲祕戲以試方術歌舞變童又不下數十人  
備極荒淫天爵等術旣售益自爲得計導之橫噬如陰雲  
毒霧蒙被草木無不焦枯子衿路相遇避塵稍緩困辱隨  
之簪紳奉使過里與案微芥蒂者關前行旅竝遭搜掠里  
市貧民挾貨無幾案朝夕所需無鉅細悉行票取久乃給  
價價僅半額而左右司出入者又幾更橫索錢始得到手  
如是者歲歲爲常澄稅已屬有司轉解然案日遣稅棍詭  
名督催仍買取方物迫勒減價商民無所望天閭中驛卒



習爲驕悍獨案稅役經過輒縮項欲死每一人索馬三四  
匹人夫稱是往來驛路雞犬騷然四十二年廣東稅璫李  
鳳病死有旨命案兼督粵稅聞父老私計粵稅視閩稅爲  
鉅案必舍閩適粵所在欣欣祈解倒懸然粵人已插血訂  
盟伺案舟至必揭竿擊之寧死不聽案入也案旣隴蜀望  
奢神氣益飛揚不駐如饑烏躊躇兩樹閒攫物之念愈動  
遂造雙桅二巨艦誑稱航粵其意實在通倭上豎黃旗兵  
士不得詰問時施德政爲閩都督尼之海門無從速發中  
丞袁一驥檄所部緝治之而浦城人有爲璫役所苦者匍  
控兩臺袁逮其役使材官馬仕騏下之理四月十一日案



所未償直商人數百輩自金縢以迨米鹽所負金錢巨萬  
羣赴閹署求領辭氣稍激案揮所練習亡命羣毆之立斃  
數人餘衆趨出復從巍樓射之放火延燒民屋數十餘家  
衆各奔潰次早遠近不平各羣聚閹署約數千人案露刃  
躍馬率甲士二百餘突犯中丞臺是時皇太后哀詔新至  
轅門解嚴案斬關而入一驥叱曰汝反耶案見一驥辭鋒  
忼慷意爲少阻未敢遽犯但劫一驥俱出步至憲臺會副  
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程等後先繼至始釋中丞  
返署而諸司與案偕還時萬姓走護大兵徐集一殺案無  
難諸司慮傷國體以理解散之曰衆休矣明旨自有處分



無狂鬪也衆乃解去至次早又畱海防同知陳豸爲贄始  
聽思誠等出中丞若御史上疏暴案諸奸狀大小臣工叩  
闥之牘爲滿上始下一驥疏撤案回京徐聽處分十六載  
之風霾一朝開朗矣案雖奉嚴旨然尚躋躅未肯就道必  
盡釋稅役諸械繫者乃起行識者謂大盜旣已就擒不妨  
寬假束縛圖獻俘於闕下今日馭璫亦須如此聊爲委曲  
以聽早去九月九日案發榕城遣材官黃應龍覃繼榮護  
之以歸遵朝命也案輜重塞途日行僅一舍馳賄乞援于  
大璫旣將抵京不卽歸命公然引疾棲遲里門朝議哄然  
久之然後入見上怒命繫之間案在寢室中竟日股戰後



不知所終

巡撫都御史袁一驥為稅監流毒激變劫制要

一海內百姓歡欣鼓舞大小臣工亦頌聖德為閭閻稱

慶獨稅監高家謂減稅即減其督稅之利恩減則漸致罷

稅之機恐不敢往思專取盈于八閩者囊括無遺故私派一

擯斥懼不取紫金七百餘兩珠行取大珠五十餘顆寶

切行戶金行取紫金七百餘兩珠行取大珠五十餘顆寶

石行取青紅酒黃五十餘塊鹽商每引勒銀二錢歲銀萬

兩其他綢段舖戶百家編定輪日供應日取料二千餘兩

造通倭雙桅海船二隻龍鳳紅袍建鐵刀胚硝磺鉛錫氈

置辦通倭禁物如番段龍鳳紅袍建鐵刀胚硝磺鉛錫氈

單湖絲價數十萬出入陳兵家丁三百餘人賓客謀士及

歌童舞女百人飲食珍奇及一應米菜酒果盡取商店日

用五十餘金各項物價分毫及一應米菜酒果盡取商店日

立看驗使用案受其獻而各棍人取足百金之產編派

無遺擒拏拷逼非投水即自縊冤號動天赴臣泣訴日以

百計皆甘心以命與宋博臣等每善諭百姓猶如防川惟

恐一旦決裂不能救隨出牌禁諭乃案稔惡彌甚四月十

一日怒各行哀求稍給麾兵持刀亂砍殺傷潘六蔡廷機

等數命餘各驚逃又恨逼近民家居停舖戶及暮射火將



三十餘戶無辜蕩燬一時萬姓裂眦切齒欲得案而食其肉乃不思招安退衆十二日率領家兵二百餘乘臣以國喪撤衛屏從突出七首隨招各兇露刃刼臣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要盟而始釋臣情形若此其爲叛亂豈待智者知哉案以貪殘兇惡之性日糜爛其民故民樂與偕亡而脅臣以倖緩萬死有餘辜之命是陛下責臣以保民而案欲臣保其惡以殺民也日大行慈聖皇太后升遐臣民無不縞素獨案藉口詔書未到張樂演戲沈涵如故大逆不忠由來漸矣且民因臣被脅暫解以舒臣其積怨深怒已成燎原之勢皇上不速召案顯戮以謝天下案小而如楊榮與民俱付烈焰禍猶止在地方大而爲尉佗結倭外援操戈叛逆則禍在社稷矣若臣見辱刑餘又何足道哉伏乞皇上大奮乾斷早賜施行海邦幸甚○第二疏爲道璫蔑君叛國聚兵通倭讐執命臣懇速誅滅以保東南疆土以免萬姓鋒鏑事稅監高案剝民一十六年恃富敵國潛蓄異志打造兵器藏貯萬件近又私造海船招集亡命練習刀槍騎射散泊沿海身踞會城經營狙伺凡姦豪勇猛蹈險輕生之輩皆收爲親兵外假朝廷之威陵轢臣民內圖通倭制閩粵二省之命而籠天下半壁之利形爲百足勢成負隅近因肆虐以激民變按劍一



呼兵卒雲集先劫臣以諭散百姓次挾道臣爲城下之盟  
因恨同知陳豸盤詰其開洋海船喝兵拘執擁入稅府自  
十三日迄今未有釋放之期夫豸天朝之命臣而兵防之  
要任也當春汛戒嚴正督率巡兵之日案惡其礙已擅自  
拘執叛亂之形已著臣受皇上付託恐以逆賊貽憂君父  
不敢愛身以犯其鋒其邊海伏姦要害處所一面布置兵  
卒制其航海通倭而盤踞內地之姦漸次以圖翦割其陳  
豸被執不放以兵入索彼必殺豸以逞大傷國體故寧濡  
忍朝夕以待雷霆若皇上忍弗早圖案不死于皇上之法  
而死于萬民之怒則紀綱掃地國勢陵夷從此不可挽回  
矣臣才本迂疏濫承節鉞惟恤民瘼以固邦本禁通倭以  
保封疆因與兇豎柄鑿而威望素輕致薰腐賤臣以兵刃  
加遺忝皇上之委任臣無所逃罪但地方禍在燎原臣于  
斯時求弛負擔則臣爲畏死爲避難而重負國恩故覩顏  
在列而直陳悖逆之狀伏望皇上赫然震怒亟行封刃之  
誅顯戮無君之惡使腥穢滌于一朝萬民從此帖席仍乞  
卽賜罷臣以謝高案臣不勝隕越待命○第三疏爲逆閹  
久繫府官閩省變在呼吸懇乞聖明速下霆威以弭大禍  
事稅監高案惡逆萬狀具前疏者不敢復贅惟恨同知陳  
豸挾仇拘禁始猶鑰門環守今則竟置私牢聲息不通矣



身仁廉公正百姓戴之如慈父母今見其橫受刑餘之慘  
辱咸願捐軀爲身一洒臣諭以候旨處分幸各俯首案知  
神人共憤無所自容大出金錢召募海洋巨盜以爲兵衛  
軍竈日增會城之內市罷肆而戶晝閉勢如厝火積薪僅  
僅濡濕以延頃刻陛下不視如然眉亟下崇朝雷雨一解  
鬱攸之氣至烈炤猛發宋之首領與閩民俱膏鋒刃斯時  
而責臣以不能禁亂未萌卽臣無敢逃罪顧陛下守二百  
年磐石山河縱一鬣豎與積怒之民相尋干戈釀成內釁  
而外寇乘之誰爲厲階一至此極况天子至尊卽臣工有  
犯非重辟不輕置獄今高宗陛下之奴隸而身則外臣之  
才而賢者也以奴隸奪主威而辱賢臣非多之辱而朝廷  
之辱也以陛下之明而容無君之惡豈以言者過而有未  
信之心耶今多見在囚執而索航海艦豎旗列戟見泊南  
臺地方船內滿載違禁番貨及下海槍刀弓弩鳥銃火藥  
皆萬目共覩鑿鑿有據者陛下猶然置疑直至決裂糜爛  
不可收拾始悔不信臣言亦無及矣伏乞大奮乾斷亟賜  
誅戮下兵刑二部議覆施行○第四疏爲府官免繫濱危  
逆豎怙終愈甚王綱埽地民恨敷天懇乞聖明亟賜傳首  
陳尸以正大罪事臣惟國號中華雖蠻夷率服君爲共主  
雖蜂蟻知尊世未有作逆而遑天誅無君而逃上刑如兇



豎高案其人者案之稔惡擢髮難數如近日殺死潘六蔡  
廷機等二十餘命射火燒燬鄭欽陳懷等三十餘家擒進  
而鄉縛斬首者聚屍而灰之烈火卽縱兇而駢殺于外者  
官司買棺斂骨而置若罔聞先脅臣以兵次劫盟于司道  
旋執同知陳勇禁錮臣已三疏列其罪狀使案尚知有君  
稍懷顧忌則釋陳勇同知于幽囚而安海邦積怨之民弭營  
窟負固之狂謀輟叛國媚倭之異志席藁待命猶身戴百  
死無足以寬然臍碎骨之辜乃頑兇狡賊日長月滋養流  
倭於私室以召募亡命傳習刀法闢教場於城外以待衛  
親軍訓練行陣匠作百人大修攻戰之具先是該監道府  
原建敵樓以象大內北臺丹堊儼然皇居上築箭垛馳道  
已預設不逞之謀近且擺列發煩神飛駿百子銃佛郎機  
各樣火器放則百允齊發殺千人步之外人情洶洶無敢  
寧居此何等景象臣等因謀而得其兇謀首恨往者冤聚  
之衆欲盡殺閩省官民而據城招倭以叛次謂粵人之拒  
其去欲帶勇敢千人自衛而用前所劫臣計執粵中命臣  
而入其省其長繫陳勇欲于與兵屠省之日拘于軍前爲  
質今多遭禁日則僅給糲食夜則嚴扃暗阱夫禮下公門  
式路馬乃皇上所禮使之臣而兇璫擅執之僂辱之案寧  
知有君耶夫案剝民一十六年富踰萬乘以瞻三軍實養



成其不掉而身爲叛逆蔑棄君父囚奴縉紳爲二百年未  
有之事不特皇輿之內無不驚心動魄使外夷聽聞中國  
有闔豎擅執王臣而朝廷不能問則君權輕于鴻毛國事  
將至瓦解解恐因此而啓戎心關繫非細故也今聞民榜示  
通衢欲殺案以救身并雪殺人不放火之讐案日夜治兵欲  
行屠滅案與閩民已成不共之勢卽臣等多方撫戢諭以  
待旨而衆怒鬱勃竊發難判儻島夷恃案內變五日海程  
揚帆卒至卽閩省帖危若臣貪位固祿儕俗苟同不以民  
瘼吏治加意是臣負皇上爲不忠今臣不避危險以將虎  
不愛死亡以報國乃民被殺而不能伸孤寡號天之冤官  
被執而不能洒冠裳塗炭之禍斬孤雛而忌器叩九閭而  
不應是皇上負臣而臣負此心至於日擊危亂如厝火積  
薪撲之不能置之不可跋胡疐尾進退維谷徒有痛哭流  
涕歎生之不能展耳惟皇上念陳豸身一日不誅則國家禍深一日  
而誅案以正其刑仍弛無藝之征以甦憔悴則雷霆雨露  
一時並施庶可轉亂爲治否則閩事有不忍言者矣○第  
五疏爲璫變臚陳已數愚臣誠信未孚尸位非宜循分引  
退事臣惟人君不能任未信之臣志士不能受虛拘之祿  
惜陰軒叢書



若顯用其人而陰疑其心雖忠告如藥石必以爲鴆毒而不食矣既任以事而仍奪其權雖強顏而展采皆視爲土偶而弗靈矣方今朝多上哲野有遺賢奈何以臣之未信具員節鉞致皇上方今懋毒廢藥一方受病浸至不救又令臣以枯叢受土偶之媒嫚哉以稅監高宗害民賊國通外夷囚命官具疏四陳而槩置不報豈不知三諫不聽再瀆而厭祇以捧身求退追其恤後臣子之心不若是忍也故終爲皇上再申前說如下堂之婦一數臧獲之姦夫皇上誦臣言若不聞必以前疏枚舉未足盡信耳顧言出悉虛駕空則可無信言出隔別浪傳則可無信如案僂辱陳同知囚繫三月兩次大行皇太后詔到凡在臣工俱出郊禁案深拱不臣且怙終拘執陳同知如故曾不得出塗炭所以盡臣禮此非臣以釋爲禁也案造船通倭違禁之物無所不有明豎上用黃旗大書總督閩廣使官兵不敢盤詰乘風往來海上飛報旁午誰得稽留今二船見泊會城船哨周桂等看守可據此非臣以無爲有也其被殺潘六等屍親見在號冤白骨暴野被燒鄭欽等露居見無棲託一望集土俱鑿鑿人有主名此非臣以生爲死以僞爲眞也且案自踞閩之始卽引紅毛番皇上允前撫臣之奏寢遂公然以軍資禁物載輸于倭資寇召兵禍在不遠稅旣有



司徵解此外卽有孝順私進皇上帝不過二三萬止矣乃  
 宋假託剝奪按各屬記籍及海洋商舶歲得數萬他金珠  
 寶玩派取無價者不可勝計在閩一十六年總得數十餘  
 萬金每進稅銀槓數動踰百計驛遞鈔關可查一至德州  
 先以其半假作商貨分途竊運及抵雄縣又以十之六七  
 公行裝入文安厚藏私室所獻皇上曾不滿百中之一耳  
 皇上明眷南顧念此鉅萬之數非橫奪民間從天降乎從  
 地出乎閩八郡多不食之土民以販鬻爲生人人而奪之  
 歲歲而劫之非冤殞於刑逼卽自經於溝瀆比屋而足呼  
 號震天君門萬里雖隔絕不聞以宋家之金銀山積卽閩  
 民無罪而死猶無告訴者當以國量矣此亦事理之眞而確  
 乎有據者若猶以爲未信則見在拘執同知打造海船放  
 火殺人亦不可信耶海內方駭爲非常之變而皇上故縱  
 宋使行意自如欲殺三人則立斬數十餘命碎其屍使無所  
 葬欲放火則立燬三十餘家赤其地使無所依欲通倭則  
 操駕巨艦橫行海洋而大小將領無敢置喙欲執官則辱  
 陳同知于囚奴而地方之撫按目擊而莫可誰何臣若喪  
 節縶守一切望宋風旨悉置不問則皇上嚴勅臣以撫安  
 軍民整飭庶僚者爲何事而臣受節鉞叨居督撫而抗顏  
 司道之上者爲何官於此而猶戀尸位之爵祿安犬馬之



養不亦羞朝廷辱縉紳哉則臣之去在情理固然而勢  
亦不容已者矣臣當高榮脅辱之後已決意拂衣然猶低  
回遲速聞者誠望皇上以臣言除案出閩民湯火之餘庶  
幾不負明恩而後一去謝案今皇上疑臣以義不可畱而  
去去等耳第不能博案之去稍裨地方而僅以明己之志  
臣實愧之然國體之全毀閩土之安危實係案之去畱所  
關非小非斬案無以謝九廟神靈無以慰天下萬姓伏望  
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仍將案亟行撤回正法庶朝綱正而  
亂臣不致逋誅臣不勝激切○附湖廣道御史周起元爲  
稅監戕殺生命要脅重臣乞速行正法以存國紀以安地  
方事福建稅監高案素行貪殘最於別瑞歷年海商貴重  
美麗奇巧之珍百入於案未必一貢于皇上臣生長之地  
耳而目之久矣竊整既盈虛聲久播入粵粵人不受歸閩  
閩人震恐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狼噬剗剗我皇上取用各  
行物料卽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予值而案剗剗樓船連舸  
揭百尺之維樯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浩煩槩欲白沒  
彼市鬻之夫挾貲何幾令一旦盡付烏有誰能甘之相率  
控計自無足怪乃簡臬雄以作威陳利兵而相向揮刃放  
火市民驚駭圍擁喊集怨氣冲騰然不旋踵而解者豈誠  
畏案哉蓋撫按禁約于上司道府縣曉諭于下毋敢抗法



雄行以千三尺且又慮案造一偏之言以誑皇上反以揮  
刃放火誣坐小民萬里君門不易白是以死者駢首就  
戮生者含冤解散竟不敢逞于一擊也案是時宜下罪已  
之辭自執殺人之參隨付之有司猶可稍追萬分之一乃  
越日披堅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于轅門  
撫臣袁一驥節制一方爲民造命案不能遂其竭澤之貪  
夙懷憤忿輒敢按劍要挾三司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  
埒虎鬚以解厄案復畱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稅監最貪  
最狠最毒曾有放火殺人刃劫節鉞要畱方面如案之大  
逆不道者乎皇上利根未肯割斷稅使未肯全撤釀成時  
事至此臣讀撫按疏揭參以鄉人之見聞不覺髮指而繼  
之以痛哭也近者刑洪馳兵器于禁地廬受假狐威于票  
擬皆漫不處分今案又見告矣望皇上亟行兩省會人  
雪三山之忿非僅撤同墩鎖可以了事臣聞省會人情  
洶洶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  
起于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乘隙以生心案粉骨不足惜  
皇上豈善爲社稷計乎案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  
領案以累年括搜挾百萬蓋藏出其珍玩綺縠歌舞角觥  
享用作樂之剩賞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于寬政儻一遂  
其奸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昭之史冊



虧累令名豈淺鮮哉臣不勝激切待命○袁中丞疏初上時周念切桑梓郎中夜草疏繼之故案恨周獨深因有謀占濤頭公館之誣也○又袁中丞參駁稅監疏○為罪瑄悖旨要挾飾辭瀆奏規陷無憑侵盜有據懇乞早賜正法以警奸邪以全國體事先是稅監高案激變地方種種不法蒙皇上俯允臣疏特準撤回乃案離間後逗遛途次凡五越月乘傳擁衛百無顧忌所攜珍寶從浙中已多抵換沿途竊匿不知幾許弁髦明旨會無天日近閱邸報見案回疏又復咆哮據首疏以告病為辭公然乞養外宅旋有同監管事之請夫案之在閩殺傷民命當斬燒劫民房當斬造船通倭當斬囚執命官當斬椎擊童男女至死而吮吸其腦髓當斬皇上日照月臨業洞悉姦貪悖逆之狀需其至京自有處分乃戴罪視息之餘而自請供職視皇上為何如主矣皇上試看內外大小臣工凡奉旨逮繫乞恩貸死不暇會有請復原官自求敘用者乎真膽大包天者至讐臣反噬詆為權門鷹犬正所謂得其惡言不足怒臣不任受亦可無贅所可恨者身未入都差官以稅課餘鹽銀兩解進是明以小利嘗我皇上而駕言變賣熒惑聖聰此貽地方以不結之局至棲住公館妄言變賣熒惑聖聰此其肉尚足食哉臣聞報後即欲具疏駁參尤以事關錢糧



仍須覈實隨行各司道查議據布政司署司左參政金忠  
士回稱福建稅額六萬福興等府分委徵收解監完足自  
稅監激變放火殺人氣燄方張何人敢搶及奉旨撤回地  
田加謹防該監在日竝無捨欠之說顯是混賴止有古  
情由且稅銀六萬該監疏中止五萬三千五百其六千五  
百明係侵匿相應題參又據按察司署屯鹽道按察使蕭  
近高回稱運鹽司續領依山鹽引四萬道除引價外餘價  
鹽課該二萬四百有奇內尚有未經發賣鹽引致課銀四  
百餘無出原非拖欠又據漳南建南福州兵備道參政劉  
洪謨陳德元副使呂昌期回稱該監劄原無額設衙門  
灣頭圭嶼雖有公館已經倒塌其浦城詔安閩安等處係  
民間店房因監役住宿地方量爲修葺未動該監分毫公  
費何從變賣各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御史李凌雲看得在  
外官司各有衙門開設一二公署爲過客經臨之所建造  
修葺非官帑則民貲也卽官有遷移而署仍其舊會無可  
變賣者稅監原非常設之官其入閩之初地方有司罔敢  
委使命于草莽故到處擇空閑別署爲之棲止原無創建  
以監署爲名止該監初年一駐海澄卽狹小公署旋欲移  
居海口委有灣頭圭嶼二館之建該監方借建館科斂民



財而費一派十闔邑騷然幾至大變若論地方之耗費當日何止三千而脂膏入監棍之手甄石木料曾不足數百計自該監入省數年來敗垣頽瓦所存寧幾勿論變價無多即欲變賣其誰售者他如閩安詔安新港等處原非該監居住不過過監棍借棲民間何會動該監絲毫之費而公口千百一欺皇上乎若省城烏石平遠國初以來即有公會廳亭不知創造何年至欲攘為已有亦稱三百餘兩之費真逢人說夢者惟該監先年烏石山會建一閣省城風水不便前撫臣丁繼嗣勸令自行拆毀尤昭昭耳目此而可欺孰不可欺乎况自稅監以來撤回如梁永高淮不下五六輩當年亦必非露處者曾不聞公署變賣何獨案而造此惡孽也又據疏稱餘價鹽課內商人洪國裕尚欠四萬百夫依山鹽引原創自該監其第二次復請鹽引四萬道除引價先行解進節發各商出賣共上餘價鹽課銀二萬三千八百兩有奇其滴珠在外即該監疏稱歷年解內之數尚有鹽引未經發賣該課銀四百餘緣鹽商消乏前按臣不便行即該監在地方不能強派故遲至今夫引尚未發銀于何出而可謂拖欠乎即見在各商非止一人何他商不欠獨洪國裕敢于逋欠也猶記臨行時聲言恐嚇至一商謂此番不加津貼到京必行攀害故各商有私餽至一



二百金者獨國裕不應銜恨而以逋欠故入之耳最後一  
疏復稱搶去銀兩九千八百兩不言搶于何地搶于何日  
臣且就其疏折之夫該監激變地方在四月十一日火箭  
齊發煙燄重天地方救死不暇誰敢攫其鋒者比入臣署  
迫脅以械欄擋前後監門兩道臣同詣其室該監張目噴視  
器兇械攔意兩道臣叱之云庫門封識宛然即卓上擺設  
一甕不動安得為此味心語渠聞之口塞此十二日事也  
及奉旨差官護送地方競競惟恐有失而謂其有搶劫乎  
至古田出水翅稅自有人即納造翅之稅何從包攬按籍亦別  
可查且有造翅之人即納造翅之稅何從包攬按籍亦別  
無葉姓者祇四十一人秋冬翅稅之稅何從包攬按籍亦別  
當激變之後方在請旨仍收貯該縣耳崇安未解二十七  
兩之數事亦類此一稱拖欠一稱包攬駕空鑿虛欲陷害  
地方乃所捏搶銀之人首為林世吉而方塌鼻其家奴也  
次則張嘉謨曾文宇嘉謨係名色把總物故有年文字係  
絲線經紀原非衙門員役不知何中傷若林世吉以任  
子起家郎者向年該監交通紅毛番世吉倡言不可遂致  
薑尾即如變賣疏中驀添御史周起元以霸占公署為辭  
所開此舉者因起元不忍桑梓塗炭抗疏激切遂含沙以



洩其私憤耳獨不思舉朝借劍章滿公車固東西南北之人也爲國除姦豈皆有鴻頭圭嶼之可覲哉若臣不自量首撲兇敵更宜有鷹犬之詈辱矣乃臣因全疏而得該監侵盜之實不敢不直陳者蓋福建稅銀六萬兩爲額有司奉行務足前數而後卽安從前解內銀兩疏不發抄無從覈其虛實今據該監之疏開福建每年稅銀五萬兩內一半解進內庫二萬五千兩珠二百兩加平二百五十兩合之僅雜費三千兩滴珠二百五十兩加平二百五十兩合之僅五萬三千五百兩耳其每年六千五百兩竟無歸著此孰非民之膏脂可竟置勿問乎有謂該監每遇取解動稱備辦方物銀三千兩或亦在此數內竊謂方物以孝順爲名宜其自備而亦取足稅銀于各何居然或各省稅監通例臣亦不敢深求就方物外尚餘銀三千五百兩未經開載將謂起運路費耶則長途原有勘合之應付將謂解部雜費耶在該部萬無耗羨之誅求料該監必不敢以此藉口其爲侵匿入己無疑矣每年侵匿多則六千五百少亦不下三千五百合十六年所積何止十萬而在外腹削一切無名之征不與焉皇上亦安用此盜臣爲也據自陳疏僅語一二公署尚圖變賣以充國用其忠赤何如而顯行乾沒其狀若彼不一追究則有限之民財曷勝此漏卮而此



輩尚復知顧忌哉故由前則種種不法當正典刑由後則  
飾無爲有說說之罪不容誅也徵多解少侵欺之罪不容  
誅也伏乞勅下注司從重究擬籍沒其家爲姦欺悖旨之  
戒庶法紀修明所全國體亦不小矣

### 潘相江西稅監也

上既撤案命相兼攝閩中稅務

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所奏內官高案不

諸事體以致人心不安激變地方撫按官差的當官員伴  
送來京定奪其原管稅課并兼攝廣東稅務俱著歸併江  
西潘相不妨原務兼攝督理待三殿工有次第即奏請停  
止其地方不安撫按官出示曉諭撫綏該部院知道七月  
十七日邸報到闕然稅進裏蹠俱屬有司類解藩司轉解相僅使

命時一還往不能大爲害國初又有提督市舶內官蒞閩  
卓洪范士明俱宣德閒遣梁著楊某俱正統閒遣韋查董  
讓俱弘治閒遣然市舶之設是主貢夷及夷商來市者與



今漳稅不同第以均屬稅璫故附列之

論曰以內庭執虎子之人而舌籤憲準守握利權則夫竊  
帝之威而厲蒼黔倖人之國以結夷虜彼寧復有榮名之  
願禍敗之虞哉阻撓足以制郡縣而橫決且至凌節鉞山  
顛海泣霜履冰堅自其常勢耳此古人所以歎鹿馬之易  
刑而問豺狼之當道也



東西洋考卷九

明龍溪張燮紹和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舟師考

海門以出洞沫粘天奔濤接漢無復崖埃可尋村落可誌  
驛程可計也長年三老鼓枻揚帆截流橫波獨恃指南針  
爲導引或單用或指兩閒憑其所嚮蕩舟以行如欲度道  
里遠近多少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爲十更約行幾更可到  
某處又沈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爲一  
托賴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島所在與某處礁險宜防  
或風濤所遭容多易位至風淨濤落駕轉猶故循習既久



如走平原蓋目中有成算也舟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  
十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弓矢刀楯戰具都備倅  
遇賊至人自爲衛依然長城未易卒拔焉造船費可千餘  
金每還往歲一修輯亦不下五六百金或謂水軍戰艦其  
堅緻不及賈客船不知賈船之取數多若兵艦所需縣官  
金錢僅當三之一耳每船舶主爲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  
衛長合併徙巢亞此則財副一人爰司掌記又總管一人  
統理舟中事代船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爲直庫上檣桅者  
爲阿班司旋者有頭旋二旋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  
爲舵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針者名火長波路壯闊悉聽指



揮書雲有常占風有候此破浪輕萬里之勢而問途無七  
聖之迷者乎

內港水程

海澄港口

舊名月港隆慶六年奏設縣治此間水淺商人

嶼

圭嶼

屹立海中為漳之鎮邑人御史周起元力請當道

悉損俸佐工諸商亦共襄盛舉濤門湖弄頓爾改觀近又  
以海寇微警築復舊城并設游兵以固吾圉商船甫出水  
便過此中近議餉大夫就中左所一名廈門南路參戎防  
此盤驗半潮至中左所汎處從前賈船盤驗于  
此驗畢移駐會家灣候風開駕二更  
船至担門東西洋出担門分路矣

西洋針路

鎮海衛太武山

打水二十托宋圖經稱未有生人時太武  
夫人拓土以居其上有壇出大担門半更



船過此用丁未針大小柑橘嶼內是銅山所欽依把總置寨于此船從外過內打水

四更取大小柑十五托外二十五托用南灣坪山南灣是漳潮接連處萬

坤未針三更取南灣坪山歷四年設副總兵真此

築城周圍五百丈其外立鍾寨屬漳柘林寨屬潮最稱重

鎮坪山者遠望只一山近有三門西南邊一派沈礁與東

相連內打水十八托外打水二十五托大星尖屬廣州東

船從外過用坤申十五更取大星尖赤石甚尖故名內東

為大鵬所洪武間築城守之大星尖赤石更過東姜山東

打水三十五托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針七更過東姜山東

姜山對開打水四十五托弓鞋山山如弓鞋樣對開打水四

前為南亭門對開打水四十七托用烏猪山廟船過海

亭門南亭門單坤五更取烏猪山廟船過海

中具儀遙拜請其神祀之同用彩船送神○洋七州山七

州洋有泉甘冽可在文昌東一百里海中有山連起七峯內

珪之地也○俗傳古是七州沈而成海船過用牲粥祭海

屬不則為崇舟過此極險稍貪東便是萬里石塘即瓊志



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脫者○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趾東京用單申針五更取黎母山

**黎母山**在瓊州定安縣南四百里廣東通志曰五指山一名黎母生黎峒中五峯如人指屹立圖經云島上

四洲黎母為主每辰已後雲霧收斂則一峯聳翠插天申酉閒復蔽不見此南極星芒所降之地又云黎女星見此

山因名黎婺後訛呼黎母虞衡志曰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明見翠尖浮牛空○明丘濬

詩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荒半壁天夜盟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

是巨靈伸一掌遙從海外數中原**海寶山**用單亥針及乾○用庚酉針十五更取海寶山

五更取雞唱門也**交趾東京**一統志曰東至海西至老安南雲屯海門也

又從七州洋更取銅鼓山**銅鼓山**廣東通志曰在文昌東庭中讐殺相攻則擊此鼓到者雲集後瘞此山鄉人掘得

之故名瓊州志曰銅鼓海極深險○坤未針四更取獨珠山獨珠山俗名獨猪山瓊州志曰獨珠山一名獨珠山在

萬州東南海中峯勢高峻周圍五六十里南國



諸番修貢水道視此為準其洋為獨珠洋○舶人云有靈伯廟往來祭獻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針十更取交趾洋

交趾洋唐沈佺期有渡海詩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遙捧翟漢將下飛鳶

北斗崇山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改月容鬢驟催年虛道崩城誤明心不應天○打水七十托用坤未針取占筆羅

山是廣南漢為日南郡隋唐為驩州國朝為父安府

又從交趾洋用未申針三更取望清華港漢為九真郡隋唐為愛州交趾

為西京國朝為清化府

又從交趾洋取小長沙海順化港國朝為順化府

又從交趾洋用坤未針十一外羅山遠望成門近看東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

有古老石船傍西行打水四十五托用丙午針三更取馬陵橋其內為提夷是交趾屬縣

提夷馬陵橋打水二十五托內外俱可過船南邊有礁出水用丙午針四更至交杯嶼即新州港口



新州港

國朝為新州安府

新州交杯嶼

兩嶼相對如交杯狀故名內

羊嶼

有小石塔好拋船內打水十八九托外二十托煙筒

山

此交咀占城分界處也以狀似煙筒故名雖極靈山星

勝覽

目與占城山連接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山頂一

石塊

似佛頭故名靈山往來販船於此樵汲崇佛誦經然

放水

燈彩船以禳人船之災○開打伽倻貌山嶼潮漲則

水六十

托用單午針二更取伽倻貌山嶼潮漲則

不見

山遠過打水十五托用坤未針五占城國一統志曰

更由圭

龍嶼取羅灣頭即占城港口至廣東舟行可半月程

抵雲南

可接真臘北連安南東北至廣東舟行可半月程

占城國

羅灣頭針打水五十托用坤申赤坎山宋時占城王

居茲山

近打水二十托外十八鶴頂山打水中珙瑁洲宜防

托用單

申針四更取鶴頂山自赤坎沿山而行因風應

若往東

埔寨由此分路柯任山變外任尋港用庚申針開

用單庚

四更取柯任山變外任尋港用庚申針開



有石爛礁在西南若行船放落嶼下開頭毛嶼州打水六

用單庚及庚申針看風讓高收毛嶼洲犯洲尾淺要認毛嶼

頭對洲收入有三托水在淺內船恐犯洲尾曉退在外任

洲須見兩邊坤身頭崎便是天略晴明潮水曉退在外任

開船東風小午到東埔寨港俱是泥地故名占臘泥國人

淺至午進港為妙東埔寨港俱是泥地故名占臘泥國人

自呼甘享智後訛為甘破蔗船人又訛為東埔寨○

一統志曰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羅唏北抵占城

又從赤坎山取崑崙山此非河源之崑崙然自

覽曰節然瀛海中山高而方山盤廣遠俗云上怕七州下

怕崑崙針迷航失人船莫存用單庚及庚酉三更取小崑

崙小崑崙兩邊有礁出水用庚酉真嶼看成三山內過打

過打水十八托沙地遠過只七八托便是假嶼水淺不可

行只從真嶼東北邊出水礁南邊過船用庚戌針五更取

大橫山到此是暹羅界外過南邊打水二十五托為

山正路北邊水淺只五托辛戌十更筆架山遠望

小橫山其山多樹打水十四托辛戌十更筆架山遠望

山單戌十更乾戌十更取筆架山形如



筆架故云山下打水十四托開打水二黎頭山西邊高大

其內有嶼西北一派是石排山用壬子針五更取圭頭淺打水四十托用單竹

嶼淺口打水四五托用壬子及暹羅乃古赤土及婆羅剎

斛二國名暹羅一統志曰在占城極南

又從崑崙山用坤申及庚酉針吉蘭丹即大泥港口用坤

泥大泥國即古渤泥也我朝貢道由福建入

又從崑崙山取真嶼用辛酉針六坤暹羅屬國也其地與大泥相連

又從崑崙山用坤未針三斗嶼更取彭亨國彭亨國一名彭坑

單午五更取地盤山

地盤山在彭亨港外外打水二十八托東西竺此柔佛地界也用丁



未針十更取羅漢柔佛國一名烏羅漢嶼有淺宜防往來

嶼即柔佛港口滿刺加從北邊過船用龍牙門星樣勝覽曰山門相對如

庚酉五更入龍牙門男女穿短衫圍稍布擄掠為豪番船于此防之○今人夜

船不敢行以其多盜且南有涼繖礁也中打水三十托北

二十托南八九托又過淡馬錫門用吉里問山七托兩邊

庚酉及辛戌針三更取吉里問山有淺用乾亥針崑宋嶼打水二十五托用單

三更取崑宋嶼五嶼先時苗開鎮于此此中有真五麻六甲

用乾戌針五更取五嶼沿山而入為麻六甲更取五嶼

即滿刺加國也船人音訛耳在古為哥羅富沙地又從東西竺更取長腰嶼北邊正路打水二十六

四更取獨石門出門用單西鐵釘嶼其外水流急甚用單獨石門針過鐵釘嶼庚申針四更至

鯉魚嶼西是坤身晝南流而夜北流再丁機宜屬瓜哇



又從長腰嶼

用丁午針十更取龍雅大山

龍雅山

在馬戶邊過用單午針三更取饅頭嶼

饅頭嶼

收入即是詹卑七更可到

詹卑

三佛齊人稱其國王為詹卑其國既為瓜哇所破故王徙居于

此因以名地

七嶼

從饅頭嶼駕開用丁午針三更到此又用丁未七更取彭家山

彭家山

用坤未三更取西南第二

山有沈礁收坤申針收入舊港

舊港

即三佛齊故都也其先為于陀利國初時為瓜哇所并改名舊港以別於

彼之

新村

又從彭家山

用辰巽針十更取進峽門

進峽門

用丙巳巡坤身七更見三麥嶼

三麥嶼

過嶼用單丁及丁午五更

單未五更取都麻橫港口

都麻橫港口

中望一山名真不真假不假正路打

水十七托用單午針

覽邦港口

覽邦夷人好食人故船無維纜者外有小嶼名奴沙

十更取覽邦港口

牙近嶼打水十四托又用丁午針三更遠望錫蘭山

錫蘭山港口



卽梁時所通狼牙修也今訛爲石旦隋常駿至林邑遙望  
 見焉夷言高山爲錫蘭因名今稱錫蘭港口者亦就望見  
 言之其實去彼尙遠○星槎勝覽口地廣人稠亞於瓜哇  
 山頂產黃鴉鵲石青紅寶石海旁有珠簾沙常取螺蚌傾  
 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  
 許常有水不乾稱先世釋迦從翠藍嶼來登此足跡述至  
 今尚存○永樂間其王來貢旋復貢固不恭鄭中貴和虜  
 其王歸上命釋之其後貢使歲以爲常○洋中凡五嶼正  
 門打水四五托用丙下港卽古關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  
 已針六更至下港社婆至元始稱瓜哇今下港正  
 彼國一巨鎮耳舶人亦名順塔再進入爲卿囉吧

又從滿刺加國五嶼分路入蘇門答刺用單絲花嶼第三

好過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托用雞骨嶼對開打水六十  
 單戌針過淺辛戌四更取雞骨嶼雞骨嶼對開打水六十  
 遠過用乾戌針雙嶼對開打水三十五托門中十托卽正  
 十更取雙嶼雙嶼路所經也用乾戌并辛戌四更取單  
 嶼單嶼內打水十六托外四十托亞路坤身打水三托洋  
 用辛戌針十更認亞路亞路中二十托用壬亥



及乾亥針若離山用乾  
戌針十五更取巴祿頭  
巴祿頭其旁為九州山星槿勝覽

樂閒鄭和遣人入山採香有長六七丈者數株香味清遠  
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天朝威力若神○單亥及乾

戌五更取急水灣  
急水灣西邊有灣沈礁打浪對開水二  
啞齊國

即蘇文答刺國也其先名大食今一名蘇文  
達那廣東通志曰自滿刺加九晝夜可至

又從玳瑁洲  
更取丁未針三東西董  
東西董從西董過船遠似石礁

十更取失力大山  
失力大山近山用坤未針  
馬鞍嶼用巽巳五更

塔林嶼  
山尖有老古石正路在西用  
吉寧馬哪山山上池有

不竭池上石壁有古篆用單巳  
勿里洞山丙午十五更取

針七更單丙六更取勿里洞山  
吉里問大山西面坤身拖尾甚長有老古淺離  
保老岸山

山與吉里問相對俗訛呼巴哪大山一統志所謂番船未  
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峯雲覆其上者也用巽巳四更取椒

東西洋略卷九

七

惜陰軒叢書



山椒山即猪蠻地沿山取磨思吉港饒洞即蘇吉丹國政

近而吉力石爲之主

又從保老山用乙辰針五更取吉力石港吉力石港即瓜哇之杜板村

海者也打水八九托用雙銀塔用丁未針五更取磨里山磨里山即星

覽所謂彭里者也俗尙寇郎木山山下有三吧哇嶼嶼前

掠用單乙三更取郎木山有老古淺用單卯五更

取重重迎羅船人訛呼高螺星槎勝覽曰地與瓜哇界相

迎羅用單卯針火山內是里馬山有真里馬假里馬過大急

五更取火山內是里馬山有真里馬假里馬過大急

水一名雙牌水深流急出門用乙辰針三更至蘇律山有紅毛番居此不宜進泊

螺又乙卯針六更單卯蘇律山有紅毛番居此不宜進泊

印嶼用單卯針二更至池悶即吉里地問是

美羅港即池悶諸國最遠處也



又從吉寧馬礁

往文郎馬郎分路用丙巳吧哩馬閣水即白

打水八托是正路近嶼有淺可防用乙卯三密港針二更

針五更甲卯五更單卯五更取三密港名貓著萬里單戎世

取龜嶼打水龜嶼稍開有石六七塊取單戎世力山單戎世

六托是正路龜嶼淺用單已三更取單戎世力山單戎世

東洋針路

力山

有淺宜防打水五托是正路用單美啞柔港口是處

好夜殺人前有文郎馬神國古稱文狼

大山是馬神國文郎馬神國古稱文狼

太武山用辰巽針七澎湖嶼是漳泉間一要害地也多置

更取虎頭山用丙巳七更沙馬頭灣用辰巽針十五筆

更取密雁港南是淡水港水下一灣有小港是米

用辛酉針十密雁港呂莒下一老古灣是磨力目再過山



頭為岸塘

又從密雁港

僕頭門用丙午單

六藐山

下有四嶼用單已

郎梅嶼

單午四更取

麻里老嶼

用丁午五更取蘇

玳瑁港

東是傍佳施欄用壬子針

表山

山甚高為濤門之

單午五更取

里銀中邦

丙巳五更取頭巾礁

用單午五更

呂宋國

國初貢路由福建入用丙巳及乙

貓里務國

即合

國也永樂時與

呂宋貢使借來

取猪未山入

又從呂宋

磨老央港

又從呂宋

過文武樓沿山至龍

隱大山為以寧港



以寧港

山尾十更西邊取里擺翰至高藥港

又從以寧港

山即屋黨港口用丙巳針取漢澤

漢澤山

用單異針取海山

海山

用單巳針五更取响

又從漢澤山

用丙午針二十更取交溢一名班溢

交溢

稍下為逐奇馬山用乙辰七更取翹根礁老港

翹根礁老港

用乙辰針七更見紹山紹

山

又用乙辰針十更入干子智港是米洛居地今佛郎幾駐此

干子智港

對面是直羅里稍上是紹

武淡水港紅

紹武淡水港

此處大山凡四進八即美洛居船人稱米六合

又從交溢

對西開船取犀角嶼

犀角嶼

外有三四白礁南勢開船用單坤針入蘇祿國蘇祿

國不絕疑

貢有東王西王峒王其後只東王來貢是為東王所并矣商船所至則峒王地

又從呂蓬

更取芒煙山芒煙山更取磨葉洋

磨葉洋

用單未針



并丁未取 小煙山 其上有仙人掌用丁 七峯山 用單丁五

圓巴莖圓 用丁未五更 羅菴山 用丁未針三 聖山 自聖山

出二大尖兩傍皆老古石中只一溝舟行 崑崙山 此又別

甚險用單未及坤未針五更取崑崙山 崑崙山 一崑崙

是舩人強名之耳用 長腰嶼 舩過嶼門用單午 鯉魚塘 收

坤未針取長腰嶼 長腰嶼 針五更取鯉魚塘 鯉魚塘 毛

花蠟即文 萊國 即婆羅國此東洋最盡頭西洋 萊國 所自起處也故以婆羅終焉

東番 人稱為小東洋從澎湖一日夜至魍港又一日夜為 打狗仔又用辰巽針十五更取交里林以達雞籠淡

祭祀

協天大帝者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也萬歷四十三

年上尊號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

女也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

一云太平興國四年

三月二十三

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祕法預談休咎

無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坐席亂流而濟人呼神

女或曰龍女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

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

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厥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

之雨暘禱應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

八舟俱溺獨路所乘神降于檣竟無恙使還奏聞特賜廟

號曰順濟紹興己卯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遯其

年疫大作掘坎涌泉飲者輒蘇浚封昭應崇福云乾道己



丑都巡檢使羌特立以如默佑捕反有功疏聞于朝加封  
善利淳熙閒加封靈惠慶元戊午調舟師平太奚寇神在  
空中以霧障之賊爲晝昏而我師晴明如故以此賊無脫  
者開禧丙寅虜迫淮甸忽半漢旌旄雲集望之則妃廟號  
也賊披靡解圍景定辛酉巨寇洎祠下禱神不允羣肆暴  
慢醉臥廊廡閒神縱火焚之各自躡蹠而斃有司以聞累  
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  
濟國朝永樂閒內官鄭和有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命修祠  
宇己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  
祭歲以爲常冊使奉命島外亦明禋惟謹



舟神不知創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以上三神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爲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曉起率衆頂禮每舶中有驚險則神必現靈以警衆火光一點飛出舶上衆悉叩頭至火光更飛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事爲驗或舟將不免則火光必颺去不肯歸

都公者相傳爲華人從鄭中貴抵海外歸卒于南亭門後爲水神廟食其地舟過南亭必遙請其神祀之舟中至舶歸遙送之去

靈山石佛頭舟過者必放綵船和歌以祈神貺



夏四月  
占驗

似可解似不可解似有韻似又無韻  
備波濤之望氣非委巷而徵歌也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

右占天

天外飛游絲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

風靜鬱蒸熱雷雲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徧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片時息

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可說

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

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

雲鉤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鉤內出秋風鉤背來



亂雲天半遶風雨來多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暗了

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未堪許

右占雲

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  
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訊頭有風至春雪百二  
旬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四

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傍船人難避

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

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

七月上旬來爭秋莫船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

右占風



烏雲接日雨卽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

早閒日珥狂風卽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  
雙起

午前日暈風起此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  
不狂

早白暮赤飛沙走石日沒暗紅無雨必風

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返照黃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過夜雨霽霑

右占

虹下雨雷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

斷風早掛有風不怕曉霧卽收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

右占  
霧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

辰闕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

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右占  
電

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

海乏沙塵大颶難禁若近沙岸仔細思尋

烏鱗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

東風可守回來暫傲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右占  
海

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訊潮光小訊月上

水漲東北南東旋復西南水回便是水落



擊定且守船走難纜鈕定必凶直至沙岸

走花落矴神鬼驚散要知矴地大洪泥硬

右占潮

### 水星水醒

每月初一卅日初二三四五六水醒至初七平交十五水  
又醒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水俱醒廿一日水平  
如前水醒流勢甚緊凡船到七州洋及外羅洋值此數日  
斟酌船身不可偏東宜扯過西自初八九十一二三四水  
退流東廿三四五六七八水俱退東船到七州洋及外羅  
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西西則無水宜扯過東凡行  
船可探西水色青多見拜浪魚貪東則水色黑色青有大



朽木深流及鴨鳥聲見如白鳥尾帶箭此係正針足近外  
羅對開貪東七更船便是萬里石塘內有一紅石山不高  
如看見船身低下若見石頭可防可防水痕忌日忌行船  
裝載大月初一初七十一十七廿三卅日忌小月初三初  
七十二廿六日忌

逐月定日惡風

正月初十廿一日乃大將軍降日逢大殺午後有風無風  
則雨

二月初三十七廿七日午時有大風雨

三月初九十二廿四日有大風雨



夏四月  
四月初八十九廿三日午時有大風雨

五月初十一十九日申酉時有大風雨

六月十九廿七日卯辰有大風雨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廿七日有大風

八月初三初八十七廿七日有大風

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有惡風雨

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廿七日府君朝上帝卯時有大風雨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有大風雨

十二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二廿八日有大狂風

潮汐



古今論潮備矣長爲潮退爲汐匪朝至夕至之謂或以爲海鰭出入或神龍變化或曰出于海或天河激涌皆居中土不習見潮者之論夫天地閒一氣耳海潮者地之喘息耳記云卯酉之月氣以交而盛朔望之日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此以餘月餘日論也周翠渠云海居地上地有俯仰潮因有往來氣升于北則北盈而南虛地必南俯故潮皆南趨氣升于南則南盈而北虛地必北俯故潮皆北趨此以地乘氣潮因地論也唯俯仰之形與喘息之義略有異矣月臨於午爲長之極歷未及申酉則極消月臨於子爲長之極歷丑及寅卯則極消此以太陰之天盤論也若



每日之子午亦有潮退每日之卯酉亦有潮至至於八時  
皆然晝刻不見太陰安得復論天盤乎余安道云海之極  
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因之東海南海其候各有遠近之  
殊豈非方之不同而氣有獨盛與若晝潮大於春夏夜潮  
大於秋冬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  
之後則天地之常數通四海皆然者漳人之候潮也夜則  
以月晝則以時於指掌中從日起時順數三位長半滿退  
半盡以六字操之無毫髮爽海上漁者於海嘯則知風海  
動則知雨潮退則出潮長則歸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滿  
正午初八廿三滿在早晚初十廿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



水翻流月斜水半月落水汐盡潮則呼曰南流上汐則呼  
曰北流落至駕舟洋海雖憑風力亦視潮信以定嚮往或  
晦夜無月惟瞻北斗爲度至海外之潮已平而內溪猶長  
則氣盛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迴流水是也海口以  
潮平爲度其穿達支流仍以百里而緩三刻不可以此而  
分遲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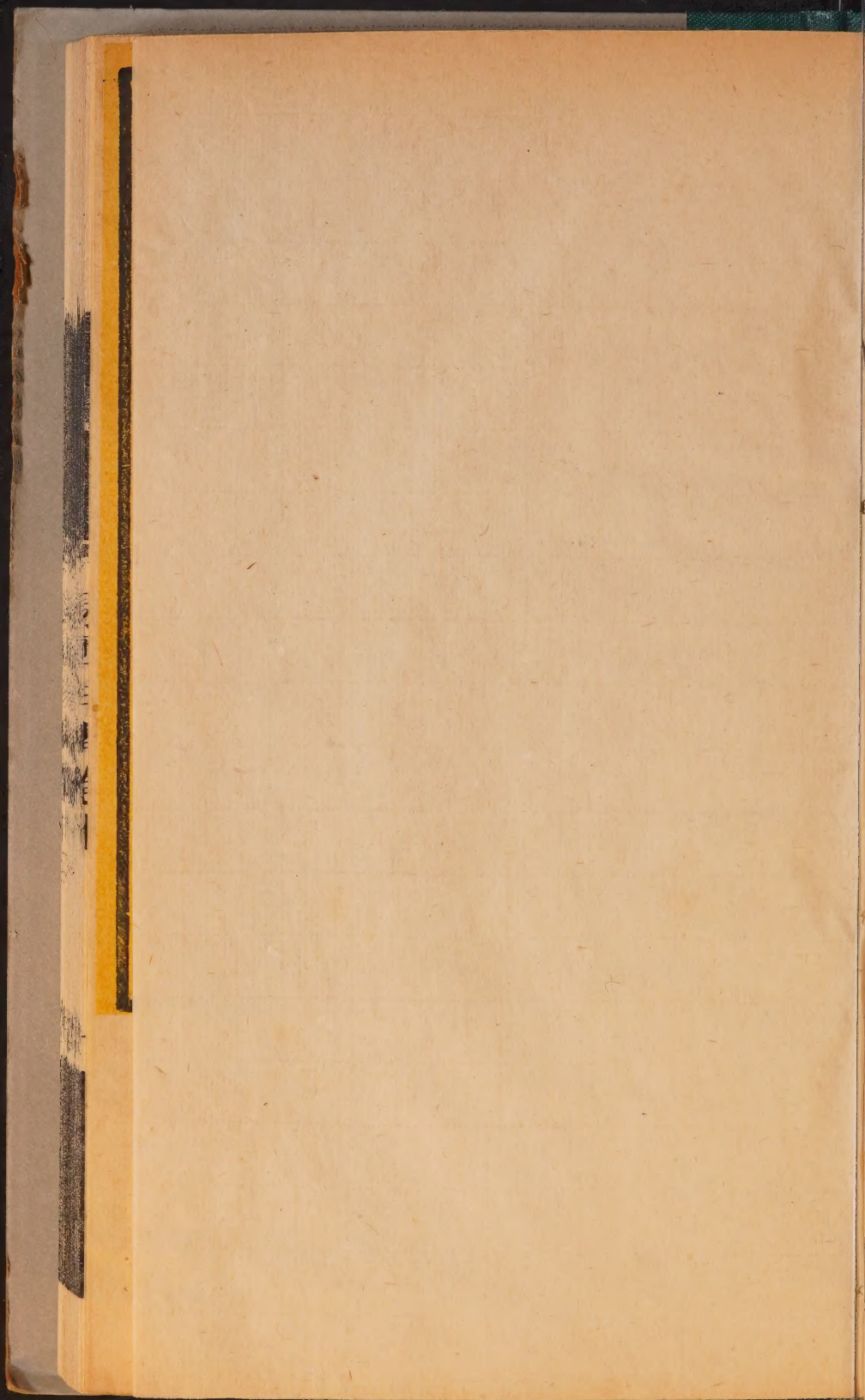
見漳  
州志

論曰造車室中出而合轍善舟者亦然彼夫蝟翼不分蠡  
測多合直狎夷酋爲鷗鳥而谷王波臣皆周周所可銜翼  
而濟也嗟乎望鰲冠山元無殊於戴粒問蝸左角亦何有  
於觸蠻所可慮者莫平於海波而爭利之心爲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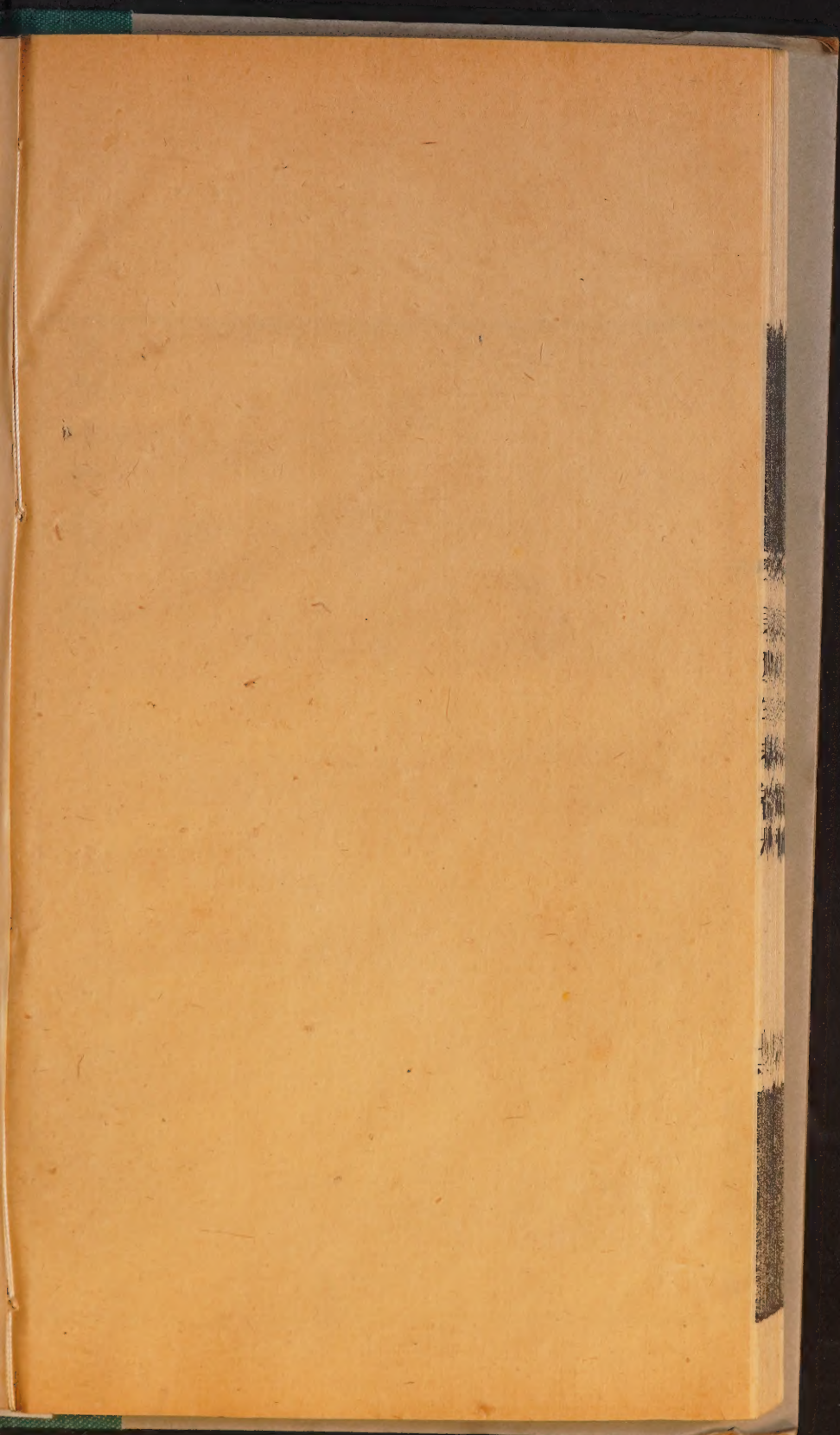


東西洋考卷九終











東  
函  
洋  
考

卷十至卷十二

V. 9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東西洋考卷十

明龍溪張燮紹和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藝文考

交趾

唐降楊於陵賀安南破環王制

白居易

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者蠻夷犯疆方鎮致討兇徒喪敗  
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旣同於山藪勢益壯  
於輔車想聞捷書當倍慰慝載省所賀深見乃懷

占城元和三年

犯安南楊於陵爲節度使遣兵擊走之故有此制

宋降交州制



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  
外臣舉顯親之茂典爾部領世爲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  
風不忘內附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靡限溟濤樂輸琛寶  
嘉乃令子稱吾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

寵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

宋史曰

爲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節度使凡三年遜璉位嶺  
表平遣使內附制以璉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  
護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

朝議崇寵部領故降制

### 宋賜黎桓詔

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旣受其倚毗爲之心膂克徇  
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璿爲統帥之名卿居



副貳之任剗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旣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光崇獎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林無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繇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旣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盡室來歸俟其入朝便當揆日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處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當悉朕懷

宋史曰太平興國八年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畱後遣使貢方物并以丁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桓已專據其上

不聽命

### 宋受黎桓制

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昨



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跼薦之隅克修設羽之貢  
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勞之典權知  
交州三使畱後黎桓兼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  
彌謹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  
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盡解三使之  
權以徇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疆明化越俗  
而咸乂尉佗恭順稟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  
侯之貴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  
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觀察處置等使  
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戶

宋史曰雍熙二年遣牙校張紹  
馮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鎮



三年秋又貢是歲十月降制授桓使持節都督交州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 宋報交州詔

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絀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辭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劫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卽以廣源等賜交州

宋史曰神宗卽位封李曰尊南平王

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闕貢臣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內殿崇班日尊自帝其國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爲弔贈使予所奪州縣詔報之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干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刺額曰



天子兵二十以上日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日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示海道之遠也

### 御製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乎然君臣之分本定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吁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煇奪位而爲之



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慢天地而虐  
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蕞爾天造地  
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尙強  
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  
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御製諭安南使臣阮士諤○

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  
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熉荒昏以致亡滅然旣亡之  
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  
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母以虐爲政儻有小愆當自省  
修德以釋則可回天意○御製安南國王陳叔明勅○前  
者爲入貢之禮繁所貢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  
不足備內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致生嗟歎爲  
斯止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情厚乃國王之大體也何王  
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萬里神交者耶  
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邦若欲



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母必自侮若泛常施以小詐則大體一失禍不招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今王謬非人國王之爲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尙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勅諭○御製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勅○使者自安南歸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境止行人歸毋尙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已修仁○御製論安南來使勅○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阮士謬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勅諭阮士謬歸朕恐待王禮薄專命內臣與阮士謬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謬星奔日馳兼程先至我內臣旣達爾邦士謬罔知所在故出門入戶之禮排筵席宴之閒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爲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內安四夷守分何欲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阮士謬來朝及其至國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



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  
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  
何蓋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不可逃也假使當時諸侯  
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而貪高  
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賢不云乎母爲禍首母爲福先  
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  
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愆而致是耶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  
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殃民福命未可



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若否朕命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昔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毋

蹈往轍豈不美乎

○諭占城安南二國詔○朕居中國統

皆來臣朕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天地神人共憤共怨其患將有不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卽當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阮廷檜歸省諭安南國王勅○前者占  
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因爾前王終占海  
之濱廷檜畱占國思歸浮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  
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  
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尙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  
再舉勤修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勅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吞煙服霧勞已至矣然  
是修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國王之令事畢而歸盛  
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凝  
然其神則天假颺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  
巨魚尾浪鼇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非誠心無二  
者豈不危然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



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茲勅諭

御

製命中書同安南公文○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為夷則夷難同此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與安南往來爾中書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自由豈不有便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三年來貢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教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開設交趾衙門詔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埜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惓頒賜鴻恩封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



國咸休賊臣黎季犛黎蒼久畜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  
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覃被陪臣盡罹慘酷陪剋殺戮荼  
毒生民雞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異姓  
名爲胡一元子胡左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  
請詔襲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倖成  
奸譎之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慝不爲自以聖優  
三皇德高五帝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大虞竊紀  
年爲紹聖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佯奉正朔  
受頒歷而焚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  
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卯育荐有圖大之心鋒蝟斧螳益動



侵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之數州侵陵遠之  
七寨擄其女子以備髡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  
虜主伐其國以遭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  
令其從己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愚昧未終絕之  
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  
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狠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  
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來効款來釋誣罔之罪  
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會何芥蒂卽遣送歸國賊乃伏  
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  
奪之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徯蘇之



朕以五兵戢櫜之日正萬國乂安之時獨茲叛夷妄干  
天憲興言及此盡然傷懷志在弔民豈忍窮武實不得已  
告于神祇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  
倒懸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  
討之特勅將士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師渡  
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尙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  
之威兵刃纔交勢卽披靡我師輶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  
萬級直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  
之師黎賊孽黨卽時殄滅其投兵乞命者卽釋不誅所至  
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



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郡  
縣淪汙夷習于茲有年今幸迅掃欃槍剗磔蕪穢願復古  
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  
徇輿情從其所請合行事宜條列于後於戲威武戴揚豈  
予心之所欲元惡旣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  
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爲丁璿上宋太宗表

黎桓

臣族本蠻酋僻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  
之父兄代承閭寄謐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暨淪亡將墜堂  
構將吏耆耄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



俗獷悍懇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

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真秩令備列藩干冒宸展伏增震

越宋史曰丁璉既死弟璿尚幼嗣立大將黎桓遷璿別第

八作使張璿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陸路兵部署白邕州

路入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賈湜供奉官王僕為水路

兵部署自廣州路入黎桓遣牙校江巨湟齎方物來貢仍

為丁璿上表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王師進討斬首二

千餘級六年春又破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

先進全興等頓兵候澄仁寶累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

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回花步桓

詐降以誘仁寶遂為害諸將班師

平南獻俘露布

明張輔

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

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剋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



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  
胡奩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戕  
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廷之邊境攻  
圍詔使侵暴鄰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孥  
戮之憂橫斂剝民家被掊剋之害銜冤動地無辜籲天聖  
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擠遏天朝之使賊殺故  
主之孫兇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反側漢兵必事  
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鷂鶚先雲氣而度  
斗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度長  
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羣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竄蒿之



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螳之聚迅埽於盤灘因  
收賊黨猶燿火之然撲滅於嚙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  
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同追勦  
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  
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  
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  
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旣  
遠都督柳升驚報倏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閩海遣  
僞將朝射仁鑑等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麾  
兵調驃騎將軍吳旺劉塔出游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



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王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殲其羣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徒棄槳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閩海聞賊首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



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旣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  
陳師於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勵衆議畱臣旭備  
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陬  
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升等臣晟調指李節等各領戰艦  
由水路窮追師過清華府磊江賊衆猶舉蠆尾而致毒欲  
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船邀擊而夾岸  
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舟師至  
典史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棹而  
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  
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以泉流



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聖德之格天師進  
濱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逋于乂安府狐疑猶豫方謀三  
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陳  
懷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等舉厥江  
西各從陸路掩襲游魂震懼焚舟欲竄於新平餘黨離披  
投杖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等躬率大軍馳蹕至日  
南州柳升等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舸五  
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生擒賊首黎  
季釐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等於海口擒獲賊男黎澄十二  
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於盜海畔生擒賊首黎蒼及男



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龜并姪黎源咎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旣就擒陳日照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恩命獲遂更生埽魑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狙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覆載不容神人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於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煙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邁三年  
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狁雪前代之遺恨解  
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  
之惡盈是皆聖略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坐收三  
捷之功數百種雕題缺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  
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  
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  
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  
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  
奏條上今將生擒賊首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闕



下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  
勤平安南夷克清大憝獻俘而告廟社仰答神靈盛醑以  
賜蠻夷用昭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附  
書黃福賀再平交趾表○天地以生物爲心四時順序聖  
人以安民爲德一視同仁干戈囊戢而海宇清平禮樂修  
明而神人歡慶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  
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德威所加  
遐邇咸服聲爲律而身爲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趾  
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頑夷在漢唐僅  
能羈縻至宋元尤爲叛服逮乎黎醜仍踵弊風負井蛙而  
自尊致涸魚而莫悔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而季擴之  
狡童再循覆轍逞狐鼠之威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吞噬  
邦人邊塵瀰漫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  
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垂戒諭屢擴  
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爲不道爰興睿算用命偏師天戈  
指而蟻穴盡空風帆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旣殄遺孽悉除  
共惟拯救之勤式慰僉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



行賞錫封覲武功之載墩輿圖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彩  
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  
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實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  
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臣顧慚微賤幸遇聖明  
始開百粵之新藩遂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  
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瘴惡誓激濁以揚清遠慕  
皐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  
悉同凡霑雨露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  
咸欲覩照臨之清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  
率領以來朝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  
祝恭祈聖  
壽於萬年

征南碑

明田汝成

廣東提學副使

皇帝承運文敷武謚宇內熙皞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  
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坐明堂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安  
南曰茲邦不庭甘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誥之禮官肅將



瀕行會有通臣控曰臣南裔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  
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陛下憐察皇帝若  
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迺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  
柳公珣經略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  
左參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迺圖山川發閒諜探要領峙  
芻粟礪矛鏑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  
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黎氏之陪隸  
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芟草竊僅有寧宇黎  
氏天絕屬纊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  
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



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啓方物弊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罪死罪復更何言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闕下事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詐以緩我師其往覈之迺命兵部尙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統握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違卽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乃勒兩粵勁士分爲三



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監之參將李榮將左軍副  
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泣將右軍僉事李文鳳監之勒  
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紹將中軍副使鮑象賢監  
之都指揮方策將左軍副使鄭驕監之都指揮王立將右  
軍副使張綱監之幕府遂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于  
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鉤越棘狼麤烏章之士僕  
牡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脈列蝟合箕張翼  
舒闐駢乎桂海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  
攄襮哀慄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儀或牽羊以  
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惻抱登庸頓首敬諾



轅門迺啓鎮南之關莫龍興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  
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游魂也無異圜豕陛下  
不發乘輅曳尺繆牽而刳之縣首藁街以昭誠不諛是陛  
下以不忍羣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  
臣聞命已來魂魄飄喪悽悽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  
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臣共順之情殫觥之狀繪圖  
不足爲獻剖心不能自明惟陛下哀之臣率土編戶也戮  
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蟻宥  
之故宐亦惟命謹以黎民所侵四峒之地先朝所錫金印  
遣從子文明表獻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爲其



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僞違卽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  
之經也爲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  
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  
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攜馴至天絕  
莫氏宣力北戶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  
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  
南土驩呼颯颯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莫氏知命者四繫  
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  
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  
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嘗以藩僚分守左江悉厥



顛末昔愍其勞而今欣其靖也迺述而銘之曰粵有交州  
叢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遠略迺闢其疆聲教  
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  
大明受祚陳氏奉賓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  
雕題文皇征之掎戮鯨鯢索屑于陳絕不可得迺建省垣  
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宣廟慈弘包荒肆宥錫爵  
給印樹爲藩邦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夷鷹懷  
不請而禪于義則乖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岳峙  
海馳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  
旣嚴旣明翊用翁君廉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朱鰲



日麗玄甲雲屯藉令戡之倏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究  
交人聞之喙喙嚶嚶傾巢舉落俯訴仰干蓬跣繫組蛾伏  
而進順效牽羊請同昇櫬匪寇匪簋庶幾有辭皇帝憐之  
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吏輯我龍編交人  
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婦子築我室廬燿燿天威盱眙而在  
歲歲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  
之共虞格苗民淹於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  
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  
銅柱又何足云

附莫登庸請款關奏記○登庸荒徼細民  
限於知識然每遙瞻北極光被南邦仰知  
中國有聖人久矣况天威振動之下有陽春  
感交并曷可云喻竊惟先國主黎氏末運  
速邇相繼淪沒



黎諫攝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國事  
付之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  
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謹  
遣阮文泰齎表乞降并祈處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  
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子方瀛不幸遘疾而亡國人狙於舊  
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慮前誤相授受義已  
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負罪益重以此執共以俟朝命頃者  
大將專征重兵壓境登庸猶圈豕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  
危朝夕幸見軍門檄問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切  
念登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駢戮羣  
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而繫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嵩  
呼率同阮如桂等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幕廷而稽首輸  
中款以投降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  
堪匍匐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遠離謹遣親姪莫文明并先  
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詣闕待罪亦以見登  
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敢有飾詐之心伏望  
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  
從宜區處使得內屬永世稱藩比照列藩事例歲領大明  
一統歷書刊布國中奉正朔莫大之幸也雖先國丁氏  
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之餘固知不可



以再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豈敢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  
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貽浪二都漸凜金勒古  
森了葛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本國先年  
缺貢應合類補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遽爲言者  
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尙恐不得耳又登庸與國人欲照  
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唐突惟以投降聽  
處實情具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  
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



東西洋考卷十終



東西洋考卷十一

明龍溪張燮紹和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藝文考

占城

劉宋剋林邑與將帥詔

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  
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攻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  
力潔已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勳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  
飾參管近侍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  
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總勒前驅剋殄巢穴必



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

二郡諸軍事

宋書林邑傳曰陽邁遣使上表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後頻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

亦陋簿太祖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府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略日南民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果有款誠許其歸順二月軍至朱梧戍遣日南太守姜仲基賊曹參軍矯弘民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等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憲等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攻城剋之斬扶龍大首乘勝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

### 南齊報林邑詔

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懷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



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

南齊書曰陽遣子孫桂傳爲王夷人范當根純

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簪等物詔答之

### 梁答林邑詔

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

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

邑王

梁書曰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猿詔答之

### 明封占城國王詔

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

向慕中朝恪守臣職今朕肇承天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

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卽遣使稱



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尚嘉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尚慎終如始永爲藩輔

明賜占城王璽書

洪武二年

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發兵討之垂二十年芟夷旣平朕主中國天下又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金以大統歷一本織今綺紗羅絹五十



正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  
 安以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實鑒之王其勉  
 圖勿怠御製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勅○洪武十三年九  
 使奉命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覽表閣辭知復與  
 安南交兵水戰弗利朕戒爾兩國毋得深構仇讎以安生  
 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果何如哉今再勅前去王其審  
 之古人有云殺莫大於好殺生莫大於好生所莫大於好  
 殺者好用人兵也天之所惡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之所  
 好者仁也人能行仁有血氣者無有不生焉曩者安南兵  
 出敗在占城之下占城乘勝入安南之國辱之甚矣若此  
 之後可已而己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長必  
 欲驅兵連年苦戰彼此勝負固不可知鷸蚌相持漁人獲  
 利悔之晚矣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真獵入境難  
 之甚者也因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脩仁惟吉故  
 茲勅諭○御製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勅○占城國王  
 所進象馬至承天門合無發付朕居中國撫四夷若夷有  
 誠從者必以禮待之若肆侮者必異處之前瓜哇非禮所



以貢物不以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因之占成來貢甚誠  
王非侮我行人物既至則當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不  
令使者進獻爲何宰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以重  
事視爲泛常豈不法所難容特勅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永樂十三年戒諭占城王勅○爾久罹安南荼毒屢請  
發兵除害朕旣命師平之郡縣其地爾賴以安當思感德  
守分用保爵土若陰蓄二心悖違天道不撫  
下人不歸侵地安南覆轍在前爾其鑒之

### 遣祭占城等國山川碑記

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  
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  
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  
不通未聞有遣使致祭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  
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旣歆格必能庇其國



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

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洪武三年遣使往占城安南祀其山川所

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八年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以聞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瓜哇福建則宜附祭口本琉球渤泥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

### 入貢表

宋占城王陽陔排

前進奉使李良甫迴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疋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張及箭等戴恩感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負遠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



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曲加優賜然  
臣自爲土長聲勢尚卑常時外國頗相侵撓况以前民庶  
如芥隨風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賜臣內閑駟駿  
及旗幟兵器等鄰國聞之知臣荷大國之寵各懼天威不  
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  
至此臣之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  
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餘邈不啻  
數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竝安全而至皆聖德所及  
也自前本國進奉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  
異恩此蓋天威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



貢使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  
波珠副使訶散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  
龍腦二斤沈香百斤夾箋黃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  
山得雞二萬四千三百雙胡椒二百斤簞席五前物固非  
珍奇惟表誠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殊珍惟重良  
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歸願垂頒賜臣  
之幸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聖旨許令放  
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  
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兵籍以付常占令造船船乘便風  
部領歸國冀安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上



臣之志也

宋史曰淳化元年王陽陀排自稱新坐佛遊國遣使李臻貢馴犀方物表訴為交州所攻人民

財寶皆為所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三年遣使李良莆貢方物賜王白馬二兵器等本國僧淨戒獻龍腦金鈴銅香爐如意各優賜之至道元年王遣使奉表來貢上覽表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為常制

入貢表

宋占城王

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离頓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

屈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矚昌時實邁往跡

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

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業茂前王功芳徂后蒼生

是念黃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為臣妾真風徧布



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聳抃臣生于邊鄙幸襲華風蟻  
垤蜂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閣尚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  
全封部鄰無侵奪俗有舒蘇每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  
恩霑行葦福及豚魚特因迴人頒賜戎器臣惟望闕焚香  
歡呼拜受心知多幸曷答洪恩聖君旣念於賓王微懇肯  
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祿爹地加副使臣除逋麻瑕珈  
耶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  
虔望睿明甫寬譴戮專信臣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  
伏願重加賜賚蓋念忝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  
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干冒冕旒不任死罪

宋使曰咸平二年王



楊普俱毗茶逸施南遣使朱陳堯副使蕭薩陀婆以犀象  
玳瑁香藥來貢賜堯等冠帶衣褥有差景德元年又遣使  
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等賜之四年遣使布祿爹地加  
等奉表來朝表函藉以文錦布祿爹地加言本國舊隸交  
州後奔佛逝北去舊所  
七百里使還賜物甚厚

### 暹羅

御製諭暹國王詔

洪武初年

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閒  
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爲人上能體上帝好生之德協和  
人神則祿給世世無閒矣爾哆囉祿內脩齊家之道外造  
睦鄰之方數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可謂  
賢德豈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特賜



暹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故茲詔諭

想宜知悉

附洪武二十八年諭祭暹羅國王勅○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

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  
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最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  
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懌茲特遣人祭已  
故者慶王紹位勅至其罔失法度罔淫于樂以光前烈其  
敬之哉○永樂十七年諭暹羅國王勅○朕祗膺天命君  
主華夷體天地好生為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  
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此者滿刺加國王亦  
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  
事大之誠與王無異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  
兵相鬪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滿刺加國王既  
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  
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  
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輯睦  
鄰國無相侵越竝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畱意焉

明禮部移暹羅國王檄



自有天地以來卽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  
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  
佛齊乃生閒謀給我信使肆行巧詐豈不知大琉球王與  
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  
則命醫胗之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皇上一以仁義待諸  
番國何三佛齊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蕞之土欲  
與中國抗衡儻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  
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眞臘暹羅  
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  
者能從義彼三佛齊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



臣職我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瓜哇俾以大義告三佛齊  
三佛齊係瓜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  
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三十年六月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商賈便之凡三十國胡惟庸謀亂三佛齊生間給我使臣至被瓜哇國王聞知戒飭禮送還朝是後使臣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庭我待諸番國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瓜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三佛齊係瓜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轉達瓜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王

瓜哇

明賜瓜哇國王璽書

洪武二年

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隳冠履倒置朕起



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恐遐邇  
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悅只某丁前奉  
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久離瓜哇必  
深懷念今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歷一本王知正朔所在必  
能奉若天道俾瓜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  
子孫其勉圖之勿怠

永樂十一年諭瓜哇國王都馬坂勅  
○前內宜吳賓等還言恭事朝廷禮  
待勅使有加無替比聞王以滿刺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懷  
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勅諭今既無朝廷勅書  
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聽之  
今賜王文綺紗羅至可領也

奉劉宋太祖表

闍婆國王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



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閭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陀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宋書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



遣使奉表蓋是  
時甫通中國云

大泥

宋入貢表

勃泥國王

勃泥國王向打稽首願皇帝萬歲壽今遣使入貢向打聞  
有朝廷無路得到昨商人蒲盧欲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  
言自中國來比詣閣婆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  
中國來國人大喜卽造船船令導達入朝貢所遣使人只  
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貢每年脩貢慮風吹至占  
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畱臣本國別無  
異物乞皇帝勿怪



舊港

宋賜三佛齊國使者詔

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暇遠邇苟知夫忠義而來者莫不  
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慕悅皇化浮海貢琛  
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

宋史曰熙寧十年使  
大酋領地師羅來以

爲保順慕化大  
將軍賜詔寵之

奉梁武帝表

干陀利國王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閒尊  
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  
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



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  
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  
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  
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蔭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  
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  
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  
納受

梁書曰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  
十七年遣長史圖跋摩奉表

麻六甲

勞滿刺加國王遣國勅

永樂九年

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師坦然無虞蓋王之忠誠神明所祐



朕與王相見甚驩固當且畱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  
氣向寒順風南帆實維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以副  
朕眷念之懷

啞齊

上宋太宗表

大食舶主蒲希密

衆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  
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  
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賡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  
臣顧惟殊俗景慕中區早領向日之心頗鬱朝天之願昨  
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奉盛稱皇帝



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裔阜通遠物臣遂乘  
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  
以慰宿心今雖屆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念衰老病  
不能興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  
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  
寶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  
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

宋史淳化四年李亞

勿來貢舶主蒲希密至南海老病不能詣闕以方物附之  
上表來獻詔賜希密勅書錦袍銀器東帛至道元年舶主  
蒲押陀黎齋希密表來獻引對崇政殿云父希密泛舶廣  
州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具言前歲蒙聖恩降勅賜  
法錦袍紫綾襪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令臣  
來謝以方物致貢上賜襲衣冠帶被褥令閤門宴犒就館



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  
賜黃金準其所貢之直

呂宋

折呂宋採金議

明高克正

邑人翰林  
院檢討

叢爾敝邑介在海濱頻年驛騷民困日甚邇採金使者又  
見告矣澄民習夷什家而七問機易山未有能舉其處者  
有金與否果可望氣而知乎自非使四出所得金幾何可  
按籍計也輒云海上開採歲輸精金十萬白金三十萬將  
取之寄抑輸之神乎夷德亡厥好利更甚安有瓦鑠黃白  
坐錮以待我者取之能必夷之不攘臂爭乎能必我之取  
不爲大盜積乎明命已頒奸商已揚揚乘六而來要若曹



亦未知澄事耳採金海上非餘皇十餘艘卒徒千餘人不可行而是十餘艘千餘人者非可空手而具亡米而炊也誰爲備之而誰爲給之至計窮而欲奪商船以應上命斂民財以應上供則土崩之形成而脫巾之勢見吾所慮者不在風濤之外也桑梓之地疾痛與俱惟台臺爲萬姓請

命以杜亂萌澄邑幸甚

第二議○有問不佞者曰奸商以採金爲名力能句引富民以與夷

市前哨探一開應者如響往事可鏡愚以今日之事與哨探不同哨探公行藉此闌出私貨通番獲利細載而歸盡入私橐而官弗問也採金則歸必輸全於朝罄敝邑富民家藏與每年通夷所入不足當黃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數其誰肯以身委風波而金輸朝廷故斷謂敝邑商人不  
敢與奸商比而爲此也○第三議○大約奸民之雄其能出賞以通番句夷而構釁者必大力量者也張疑么磨小人未必辨此不過以虛辭厚利聳動主心幸得一聽必遣



貂璫貴臣與之共事繇此恣睢道路騷擾地方既至則以  
利啖愚民以勢抗官府惟所欲爲或如意賴主上明見  
萬里內使不遣責其自備船隻工本毋致煩擾則張嶷之  
瞻寒矣奉命置郵迅速可至且疏云以十一月往以四  
五月歸則造船備貨當在數月之前乃今遲遲其行姑待  
來年則伎倆亦自可見矣今兩臺章疏已上倘張嶷至省  
嚴加約束以待明旨一精嚴有司足制死命於戲投珠抵  
璧之風既難望於叔季轉圜投水之喻又難必於朝廷以  
杞包瓜令其自潰至計無所施金無所出朝廷責以欺罔  
之罪始見封疆之臣爲國計誠忠而羣小果不足信也

### 日本附

魏報倭女王詔

景初六年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  
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  
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



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  
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  
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  
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舊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  
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  
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斤  
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

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附宋永初二年詔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

可賜除授○宋大明六年詔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



元與日本書

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  
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  
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  
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  
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時  
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恐知之未審  
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  
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  
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又命趙良弼往使書○蓋聞王者無  
外高麗與朕旣爲一家王國實爲鄰



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  
有司慰撫率齎牒以還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林  
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  
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王之君臣寧肯漫爲  
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  
大夫祕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  
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

御製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  
腥膻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  
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  
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  
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眞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



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眇居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

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洪武三年

王良懷○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

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漠北虜夷竊主中

國汗壤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

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卽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

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瓜哇稱臣入貢旣而西

域諸番飛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

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鐵厥渠魁

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

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

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船之役然或外夷小邦故

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

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占

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御製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致意專答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奇

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

險蠟頭石角爲奇妄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爲盜帝將假



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  
微效井底鳴蛙仰鏡觀天無乃構隙之源乎恐王大略涉  
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  
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  
稱有自來矣始號曰倭後惡名遂改日本其通使中國上  
古勿論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方物生  
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彼歸慕意  
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  
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  
女以歸千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

上宋順帝表

昇明二年

倭國王武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  
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  
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  
下愚忝膺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舶



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  
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讐壅塞天  
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  
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  
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  
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擢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  
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宋書曰詔除武  
使持節都督倭  
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  
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上宋太宗表

僧裔然

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裔然啓傷鱗入



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濡之誠奮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奮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壤奇况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廻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之艦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



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  
輪之新翬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  
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  
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  
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喜因等拜表以聞

僧翬然來朝還國後數年遣其

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請計處倭酋疏

明許孚遠

福建巡撫都御史

爲偵探有據廷議紛紜懇乞審定大計殄滅狂酋事臣入  
境之初據指揮沈秉懿史世用稱奉石尚書密遣打探倭  
情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可使令還報石尚書史世用貌



夏...  
頗魁梧才亦倜儻遂選取海商許豫令世用扮作商人同  
往薩摩州二十二年三月許豫回報舊年七月船收日本  
莊內國內浦港距薩摩州尚遠探得州酋滕義久同許儀  
後隨關白去名護屋地方史指揮分別潛去尋覓同伴張  
一學等密往關白居住城郭探其動靜起居八月關白同  
義久幸侃儀後等回九月初三日豫備禮物以指揮作客  
商進見幸侃幸侃曰恐非商販儀後答曰亦大明一武士  
也侃將自穿盔甲送豫有大隅州正興寺倭僧玄龍來問  
曰船主得非密探我國之官耶豫權答曰是因爾侵伐高  
麗皇帝不忍發兵救援近遊擊將軍來講和好福建許軍



門欲發商船未審虛實先差一船人貨來此原無他意倭  
僧將信將疑十一月義久會幸侃等差倭使黑田喚豫覆  
試前情倭僧玄龍與豫面寫對答喜爲足信仍奉文書一  
封旗刀二事付豫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意延  
二十三年正月豫始得回并倭酋所上文書旗刀幸侃送  
豫盜甲一副又莊內國倭酋滕一雲送豫倭刀一把根占  
國倭酋平重虎送豫烏銃一對逐一呈報一探得關白平  
秀吉今稱大閣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平  
日姦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侵入高麗被本  
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亦不計其數弓盡箭窮人損



糧絕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造船千餘大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八十枝中船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枝諸倭云候和婚不成欲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姦巧機謀者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番每年至長岐買賣透報大消息仍帶倭奴假作佛郎機潛入廣東覬伺動靜一關白姦奪六十六州必拘畱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以侵高麗實寘死地各國暫屈讐恨不忘察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一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虜日本生長雜居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識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



籌策令其回歸又據商人張一學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  
情開報一平秀吉有三帥名石田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  
是三人一吉發兵令自備乾米絡繹接應處處含冤一豐  
護州酋首野柯踏聞大明助兵喪膽逃回吉剿殺一家一  
兵入朝鮮內浦港抽選七十人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國大  
船裝倭三百回者止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船隻  
慣泊之處今發往呂宋船四隻交吐三隻東埔一隻暹羅  
一隻佛郎機二隻興販出沒此爲咽喉也一器械不過黃  
硝烏鉛硫黃日本產出焰硝隨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  
大明所出香山灣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一日本有罪



身正行一  
不論輕重登時殺戮壬辰吉兒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癸  
巳吉在名護屋回聞女婢通姦將男女四人燒大界野中  
究殺七十餘口一吉自擅政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  
麗將天正二十年改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閣王將關白付  
與義男孫七郎字見吉年三十智勇不聞一虜掠朝鮮良  
家子女糠粃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被虜厚給  
衣食欲拜爲軍師謹等萬死不願據此臣又屢閱邸爲議  
封貢一事本兵經略大臣與臺省諸臣持論不決朞月於  
此臣在封疆不容無言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  
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思攘奪者甚衆陰謀伐國



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  
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佯爲降順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  
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妻女充塞臥內淫虐百端諸  
州質子禁若囹圄共不勝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  
而今令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動大衆之舉今則徵發騷  
然舉國鼎沸日事殺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  
出則蒙面臥則移徙彼亦自知不免于禍自底滅亡可計  
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寘死亡  
之地此神明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憑其  
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怒臂當車豈可久長且彼雖數



十萬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勝算在我而又  
絕其嚮導乖其所之彼未可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  
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數萬計日須數  
百石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倭犯  
浙直閩廣閒雖受荼毒卒就殲滅昨入朝鮮不下一二十  
萬死亡過半伎倆可知矣蕞爾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  
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有韓白之略又或懷豫讓之  
謀故以臣策之必不能得志於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顛蹶  
亦理勢之必然今中外洶洶畏蜀如虎者皆過也若封貢  
之說諸臣言之甚詳無容復宣喙竊謂山城君雖懦弱名



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寘山城君何地崇姦怙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與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機會偶有可乘今非若此也秀吉無故興兵陷我屬國碧蹠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於金海釜山築城造屋運寘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尚可謂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名號以讐服諸夷益以



恣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懾於平壤  
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死亡數多恐  
無辭于秀吉則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紿秀吉而緩其怒是  
以沈惟敬苟且之謀得行其間我經略總督諸臣不過因  
惟敬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秀吉不知  
秀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必不可信義處者也觀請封表  
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  
露於此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朝廷將何以處之  
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畱一兵朝鮮以聽命顧彼  
方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幡然順從臣恐不能得此



於彼也卽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耶  
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  
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伏乞明詔天下以  
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諭日本諸酋以  
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夫  
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姦雄喪膽  
豪傑生氣平秀吉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以爲今日之計  
莫妙於用閒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剿何者倭酋倡亂惟  
在秀吉一人諸州酋長面降心異中間有可義感者有可  
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



士密往圖之五閒俱起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故曰莫妙  
于用閒備禦之策屢奉申飭亦嚴矣臣惟遼陽天津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  
設有疏虞震驚宸極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分屯兩地以防  
不測各省直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或寇或  
角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而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  
於備禦然用閒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  
能使破膽於我臣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  
狂乞我皇上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  
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會師上游直



擣倭國此堂堂正正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  
於征剿或者謂興師遠涉爲費不貲臣計山東浙直閩廣  
備倭兵餉歲不下二百萬積之十年則二十萬征剿所費  
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海防又可息肩各處餉  
銀可坐省其半一勞永逸未有若斯舉矣又聞元世祖舟  
師討倭溺十萬衆五龍山下談者恒爲口實臣料世祖雖  
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以不  
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顛倒沈溺百萬何用今東南舟師  
必習波濤必知風汛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  
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日也夫人情畏倭而慮



其來又株守而憚於往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誠知備禦之策攻伐之謀不患其來復制其往兵志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舉是也臣非不知諸臣值時勢之艱從權變羈縻之術何敢輕爲撓阻但灼知封貢非利不封貢非害敢效愚忠仰贊廟畫惟皇上斷而行之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久安長治之計從此可得矣

論曰文告表狀古今之所馭夷大率盡此蓋睽則聯之以信服則懷之以仁硬則威之以兵行遠惟文傳信乃覈讀此者愈以悟一張一弛之道而見同軌同文之徵矣



東西洋考卷十二

明龍溪張燮紹和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逸事考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  
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趾有不粒食者焉秦開越嶺  
南立蒼梧南海交趾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  
七郡置交趾刺史督領之時又建朔方郡已開北垂遂辟  
交趾於南爲子孫基趾也交趾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  
主交趾九眞二郡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越王令  
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



夏下  
拜二使者爲交趾九真太守

見水經註○按後漢書男  
女同川而浴故稱交趾

蜀王子將兵三萬討雒王服諸雒將因稱安陽王後南越  
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下輔佐爲安陽王  
治神弩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卻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名  
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  
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者亡天下通去安  
陽王有女名冒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取父弩  
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  
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徑出於海

見水經註

馬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



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羣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  
爲羣又分兵入無編至居風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

乃清

鑿南塘者九真路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年馬援所開○俱見水經註

馬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  
律與漢律駿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  
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見後漢書

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

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

墾闢田疇歲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  
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移書屬縣各



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  
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二千  
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  
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  
保塞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趾太守  
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  
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見後漢書

永和二年區憐攻象林交趾刺史樊演發兵救之雖擊破  
反者而賊勢轉盛御史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  
不利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以爲憂召公卿問方略



拜祝良九真太守張喬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竝皆降  
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嶺外復平

見後  
漢書

李進中平閒代賈琮爲刺史請交趾依中州例貢士其後  
阮琴以茂才任至司隸校尉人才得與中州同選蓋自進  
始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攻燒縣邑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趾  
刺史夏方招降之後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攻殺  
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太守倪式戰死都尉魏朗討  
破之渠帥猶屯日南衆轉盛延熹三年詔拜夏方交趾刺



史方威惠久著日南相率詣方降

見後漢書

周乘爲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絕域習俗貪濁疆宗聚姦  
長吏肆狡侵漁萬民臣欲爲聖朝埽清一方時屬城解綬  
者三十餘人

士燮拜交趾太守氣宇寬厚謙虛下士天下喪亂不廢職  
貢詔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吳孫權遣步騭刺交州燮奉節  
度脩貢不缺封龍編侯

水經註曰龍編初名龍淵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改龍

編

交州治羸樓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  
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



威鎮

見王範交廣春秋

漢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黃武中交

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蒂以爲瑞異羣臣畢賀

見南

方草木狀

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爲虎數月還作吏

見交州記

呂岱爲交州刺史交趾太守士燮卒以燮子徽領九兵九

守以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戴良爲刺史海

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拒良

岱督兵三千晨夜浮海與良俱進徽不知所出率兄弟六

人肉袒迎岱斬送其首徽將甘醴等率吏民攻岱奮擊



大破之復進討九真斬獲萬計遣從事南宣國化林邑諸

王遣使奉貢

見吳志

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  
耶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  
耳至於風氣喧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  
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  
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况縣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  
邈非復行路之徑咀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見水經註

越人鑄銅爲船在安定江潮退時見

出交州記

王機遣使乞爲交州會杜弘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反



陶侃擊破之又遣別將討機斬之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  
曰吾威名已著但一函紙足耳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  
於始興加都督交州軍事

見晉書

日南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白裸袒無衣襦

見博物記

盧循寇交州刺史杜惠度以火攻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

赴火死傳首京師封龍編侯

見水經註按晉書盧循勢屈先鳩妻子又召伎妾問曰我

今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人情所難有云官  
尚當死某豈顧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自投於水惠度取  
尸斬之與此不同

虞國爲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鴈隨軒及還會稽鴈亦

隨焉旣卒猶棲墓不去

孔晁會稽記



高駢爲安南都護時南詔陷交趾駢擊破之進靜海軍節

度使

唐書曰駢大破南詔收所獲贍軍李維周匿捷書不奏効駢玩敵更命王晏權代駢俄而駢技安南斬蠻

帥段首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首遷首京師見鱧鱸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匿島中開關至京天子覽書羣臣皆賀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改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

交州有鳥王如鵲頭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純黑色欲取

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畱三兩枝以膠插著取鳥王

置其下鳥王嗚呼衆鳥聞聲爭集其處或徧果實或送蟲

蟻皆送鳥王諸鳥著膠獠子下收之

見寰宇記

胡盧笙者交趾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爲笙上安十三簧

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

嶺表錄異



宋太宗遣李若拙以玉帶賜黎桓桓出郊迎然辭氣悖慢  
曰向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非交州兵否若交  
州叛命則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曰  
上初聞寇雖未知所自然以足下拔自牙校授之節制固  
當盡忠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大臣僉議  
朝廷建節帥以寧海表今蠻賊寇害是交州力不能獨制  
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剪滅之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  
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當漸清謐今不復  
會兵也桓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聖君容貸未加誅  
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謝

見宋史



黎龍廷遣黃成雅來貢會含光殿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  
位箸訪宰相王旦旦曰子產朝周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固  
辭受下卿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  
升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

見宋史

李天祈遣使入貢詔館懷遠驛安撫使范成大言經略諸  
蠻安南在撫綏之內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亢禮政和閒  
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報謁宜遵舊制詔從之

見宋史

元遣柴榛再諭陳日烜來朝若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  
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以代其土民不然脩爾

城池以待審處

見元史



交趾道士年九十九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于金仙  
水石上養一雞大如倒掛子曰置枕嘯卽夢覺又畜一胡  
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閒道士飯已卽登几食其餘又  
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使出戲衣褶常以詩自娛云流  
動乾坤影花沾雨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  
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汗禪牀僧惠洪見之  
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見廣  
州志

莫登庸本東筦蠻民父流寓安南宜陽縣社長名之曰萍  
蓋無定跡之義也以漁爲業登庸有勇刀黎滢以爲都力  
士竟至篡國而終爲義子阮敬所鳩

見月山叢談  
○以上交趾



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微遠極流服

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徑

見水經註

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咸驩咸驩已南摩

鹿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渡治口

至九德

見林邑記

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崕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

謹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

見林邑記

林邑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壑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壑



外因旁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兩端迴折曲入城  
周圍入甃城二丈上起甃城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  
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飛觀鷗尾迎風拂雲騫翥崑崙  
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爲前門當兩淮渚濱  
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塹  
北迴上山山西卽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塹對溫公壘交州  
刺史溫放之征林邑今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  
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合堂瓦殿南壁不開青隙丹  
墀棖題桷椽多諸古法迴廊曲掖綺牖紫窗椒房嬪媵無  
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徑與下語子弟臣



侍昏不得上屋有五十餘仞連薨接棟檐宇如承神祠鬼  
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

岸蕭條非生民所處

見水經註

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故以比影名縣闕

駟曰比讀蔭芑之庇影在已下言爲身所庇也

見水經註

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陽邁

見南齊書

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

栗未入壽洽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陽邁攜

婚部伍三百許船夜於壽洽浦相遇閭中大戰謙之手射

楊邁柁工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

見水經註按宋書曰阮彌之遣



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克引還

宗慤隨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王傾國來拒具裝被象前

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謂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

相禦象果驚奔遂克林邑

見宋書

小水岸羃歷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壑

津濟相通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剝落象卽是處也

見水

經註

隋煬帝時常駿使赤土還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

餘日至林邑東竝山而行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

云是大魚糞

見北史



范頭黎死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於立闕之

外見舊唐書

大中祥符四年占城貢獅子詔畜苑中畱二蠻人以給豢

養上憐其懷土給資糧遣還

見宋史

占城交趾素仇後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詔遇朔日  
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交人入垂拱殿占城趨紫宸

殿大宴則東西坐

見宋史

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困頂上一孔

大如甕俗以爲珠穴

見寰宇記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鬪人登樹取衣掛樹枝緣他樹



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枝倒不見人踏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死肉粗連皮煮易熟牙笋足掌

肉稍佳

見安南志

占城犯姦者男女共入牛贖罪負國王物者以繩拘於荒

塘物充而後出之

見宋史

占城野水牛甚狠是人家耕牛走入山自生長年深成羣

但見人身穿青者必趕來抵觸而死

見華夷考

占城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爲異與家人同寢夜深

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卽活如舊若封固其

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



死

見星槎  
勝覽

林邑山楊梅大如杯碗以醞酒號梅香耐非貴人重客不

得飲

出林  
邑記

海棗身無閒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生十餘枝葉如

栟櫚五年一實實大如杯盃味極甘美泰康五年林邑獻

百枚

出南方草木狀  
○以上占城

赤土豪富之室恣意華靡惟金鑠非王賜不得服用

見隋書

赤土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

見隋書

勘合號簿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以後漸及諸國每國勘

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暹字勘合一百道及暹羅



字底簿各一扇送貯內府羅字勘合一百道及暹字號簿一扇發本國收填羅字號簿一扇發布政司收比遇朝貢填寫國主使臣姓名年月方物令使者齎至布政司先驗表文次驗簿比號相同方許護送至京每紀元則更換給

見廣東通志  
○以上暹羅

訶陵有三十二大夫大坐敢先爲最貴

見唐書

閩婆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

殺之

見宋史

瓜哇港口一州長尾獠獠萬數一黑色老雄猴爲主一老

番婦隨側婦人無嗣者備菓酒往禱老猴喜則食物餘諸



銀硃及塗兩鬢傍以爲陳家蘭別耳

番婦產後作熱飯抹之以鹽納陰戶凡一

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次日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夫適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

眞臘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大小盡與中國不同閏歲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開建除之類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與中國同但呼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雞爲樂猪爲直盧牛爲箇之類

眞臘爭訟雖小必上聞初無笞杖但聞罰金重事亦無綾



斬止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次有斬指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夫或知之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資與之方免人家失物疑人爲盜以鍋煎油極熱令伸手於中果偷則手爛否則皮肉如故又爭訟莫辯曲直國宮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無理者必生瘡癰或咳嗽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謂之天獄

眞臘地苦炎熱日非數次澡洗不可過初無浴室孟桶但家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男女皆裸形入池或三四日城中婦女至城外河中漾洗河邊脫去所纏布入水者



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踵頂皆見唐人暇日頗以

此爲遊觀之樂

有病多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

眞臘糞田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言及中

國糞壅之事恐爲所鄙登溷旣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

右手畱以拏飯

按隋書曰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食食罷

還用楊枝淨

齒又讀經呪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開成版凡要

木成段亦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上以茭葉蓋覆卻以檳

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拏所粘之油魚油所和之灰

石灰也小舟卻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



大兩頭尖可載數人名爲皮闌

以上俱眞臘風土記

三佛齊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自備兵器糧

糗

見宋史

治平中三佛齊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入貢遇風船幾覆  
禱天有老翁現雲端浪旋息時寇燬廣州天慶觀老君像  
在瓦礫中至囉囉覩之卽向所見也及還告地華伽囉遣  
人詣廣鳩工重建施錢十萬置山田於黽塘以充常住鑄  
大鐘覆以樓明年地華伽囉沒剪其爪髮送道士葬之黽  
塘至今祭焉

見廣州志

神鹿高三尺許前半甚黑後半白花毛純可愛止食草木



不食腥出舊港國

見華夷考以上三佛齊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輒鄣面日五拜天神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法曰死敵者生

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鬪

見唐書

大食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其手腳頭著樹枝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

在大食王宮

見舊唐書

大食國出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月割取腊再

縫合之不取則脹死

見方國志按大食有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一二十斤行則以車

載之唐書謂之靈羊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司禮監傳諭戶部取龍涎香百斤檄  
下諸藩懸價每斤償一千二百兩往香山灣訪買僅得十  
一兩以歸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眞者廣州獄夷囚馬那  
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  
上六兩褐白色問狀云褐黑色者採在水褐白色者採在  
山皆眞不贗而密地山商周鳴和等再上通前十七兩二  
錢五分馳進內辨萬歷二十一年十二月太監孫順爲備  
東宮出講題買五斤司劄驗香把總蔣俊訪買二十四年  
正月進四十六兩再取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買進四十八  
兩五錢一分二十八年八月買進九十七兩六錢二分自



嘉靖至今夷舶聞上供稍稍以龍涎來市始定買解事例

每兩價百金然得此甚難

見廣東通志  
○以上啞齊

成化閒撒馬兒罕使臣枉道至廣東將往滿刺加市狻猊

入貢所過震驚布政使陳選奏言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

借意旨入海宣索驚擾域中貽譏海外

見昭代  
典則

紅毛鬼投澳夷拒不納滿刺加伺其舟回遮殺殆盡

見廣東通

志○以上  
麻六甲

人到吉里地悶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淫汗

之故也

見星槎勝覽  
○右池悶

佛郎機在瓜哇南二國用銃形製同但佛郎機銃大瓜哇



銃小國人用之甚精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一掌一臂  
嘉靖初佛郎機遣使來貢行使皆金錢其人好食小兒每  
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之其法以巨鑊  
煎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  
刷去苦皮其兒猶活剖腹去腸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兒被  
掠益衆海道汪鋹以兵逐之不肯去又用銃擊敗我兵乃  
使善水者入水鑿沈其舟盡擒之汪鋹由此薦用後爲吏  
部尚書會北虜入寇鋹建議請頒佛郎機銃於邊鎮詔下  
所司施行三邊賴其用然鋹疏語諄復可厭兵部郎中吳  
縉見而笑之鋹怒黜爲銅仁知府或戲之曰君被一佛郎



機打到銅仁府

見月山叢談然今在呂宋者卻不聞食小兒之事

呂宋最嚴狡童之禁華人犯者以爲逆天輒論死積薪焚

之

以上呂宋

裴清使倭東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國以東

皆附庸於倭

見隋書

貞觀五年日本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龍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永徽初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

見唐書

唐日本王子來朝王子善棋勅顧師言爲對手王子出楸



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有集眞島島上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生玉棋子冬溫夏冷故謂冷暖玉又產如楸玉其狀類楸琢之爲局光潔可鑑師言與敵手至三十下勝負未決師言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

倭國有天王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



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國王受國事掌兵馬盛衰疆弱更

替不常

續文獻通考

元豐時明州言得倭國太宰牒遣仲同等貢緇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仲乃海商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從之

見宋史

日本人善噉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噉茶如漢人入酒館

見續

文獻通考

肥前州島會村山等安者受彼武藏總攝之命監主市易

交關唐人者也明石道友乃領倭出販渠率駕舟送偵探

官董伯起來還旗書單冀凱旋四字

海道副使韓仲雍馳至海上召倭目譯審



情實問渠何故侵擾雞籠淡水稱自平會物故國甚厭兵  
惟常年發遣十數船挾帶資本通販諸國經過雞籠頗有  
遭風破船之患不相救援故謀據北港稱通販船經由駐  
隔遠吞占之志也問渠何故謀據北港通販船經由駐  
泊收買鹿皮則有之並無登山久住意或漁捕唐人見影  
妄猜或仇忌別島生端唆害問渠外海商販何故內地劫  
掠稱國王嚴禁不許犯天朝一草一粒緣各商趁風飄入  
浙閩不得已沿途汲取山泉官兵既劫賊相待因而格闌  
未免殺傷且各商去國遠不必謹守國法有信附舟唐人  
恐嚇起釁者有被劫海唐人教誘取利者國王實不知聞  
聞則必根查之而種誅之董伯起親見舊年同道友來報  
去漁人張士春歐達老船家五十餘輩今盡監繫待回報  
行戮是也問渠何故挾去伯起稱上年彼國發商船十一  
隻阻風失艖其二船係島酋親子至今未還其七船與浙  
兵纏住廝殺惟道友二船先東通遇小漁船免代樵汲  
并作眼目詢知軍門黃都翁多撥船兵火器係是韓海道  
新行訓練十分精利於漁船叢中覺察伯起有異質問係  
是海道中軍官人禮請過船同到日本一則欲待官兵追  
及央其分割一則藉此歸報國主明非逗畱實不敢輕慢  
問渠今又何故送還伯起稱總攝嗣立未久每念四夷皆



得自通天朝而彼獨隔絕先世亦常列名職貢而後乃棄  
捐心中時常以爲恥憤今因送到伯起辭氣耿介愈仰中  
華人物始悟每年輕舟越敗我冠進謁或爲衙門差官以  
求供饋或領互市價值竟至脫騙皆翫法奸民使小國慕  
化之心有負而天朝字小之恩不沾今幸撥雲見日自願  
輸忱春信風柔始差道友等整船送回至恭進表文經沈  
參將諭以不合體式願帶繳回矣問渠何故侵奪琉球使  
吏治其土宇稱係薩摩會陸奧守恃強擅兵稍役屬之今  
歲輸我王不過銀米三千收利幾何而不忍割出但須轉  
責該島耳本道隨諭汝并琉球皆吾赦前事當白向彼國  
議之又問渠來意何求稱送還華官得一公文回報圖好  
體面傳好名聲別無他求但願自後鑒我倭人船衆止是  
通販不是行劫官兵相遇莫輒鬪殺本道諭汝來西販先  
經浙境乃天朝首藩也迤南爲臺山爲礮山爲東湧爲烏  
坵爲澎湖爲彭山皆我閩門庭之內豈容汝涉一跡此外  
溟渤華夷所共窮兵芟薶漢過不先汝或飄風暫時依泊  
不許無故登岸或爲曠日所誤望山取汲不許作意淹留  
我兵各有汛地防圉驅逐自難弛縱但汝自取方便明聲  
稟而速颺去可矣渠又請歸島啓知國主先犯料羅大金  
之人係何島商倭則請官莅殺之國中如唐人撥直則差



倭縛送于境上以表效順本道諭使命往來非疆吏所得擅議本省奏聞發落尚延日時汝船經由港澳或招猜釁汝國中一動一靜我院道悉見悉聞果不食言自汝國長利也旋又論上年琉球來報汝欲窺占東番北港傳豈盡妄天朝因汝先年有交通胡惟庸之事有擅遣宋素卿在驛闕殺之事有誤信汪五峯頻年入寇之事近年有平秀吉侵擾高麗之事疑汝嫌汝懸示通倭禁例益嚴其實遠嶼窮棍挾微費涉大洋走死驚利于汝地者弘綱聞目向未盡絕汝若戀住東番則我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望過番兵交之利鈍未分市販之得喪可觀矣歸示汝主自擇處之明石道友等各指天拱手連稱不敢不歸因量賞花紅布絲復惟牛醺酒大饗之仍頒布旗大書福建發回日本効順夷目俾懋桅上給糧遣回○見款倭詳文給

倭自言爲泰伯之後

見梁書

論曰逸事非盡稗官之殘簡流俗之瑣談也或臚列于正史而事近迂緩或參考于國故而事近纖屑或諠傳于前



籍而事近荒唐本傳所不勝載者咸彙而存焉分之則碎  
金屑玉合之皆珠船寶山固塵談所必資抑狐掖之竝採  
云爾







